



清源文獻卷之十八

明 郡人前靖江教諭何炯纂

知泉州府事新安程朝京選刻

誌銘

有唐君子鄭公墓誌銘

唐歐陽詹

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某月某日清源郡晉江縣君子鄭公年若干終于其居州閭親識遠近漣涕重吉人也嗚呼杞梓植於深林人雖不知不妨其為天下之材也珠玉碎於重泉人雖未玩不妨其喪天下之寶也公之生則深林之材公之歿則重泉之寶不知

而有未玩而亡哀哉公諱晚字季實其先宅滎陽永
嘉之遷遠祖自江上更徙于閩今爲清源晉江人曾
祖某官祖某官父某官太夫人同郡潁川陳氏育者
三男三女公則長男也自七八歲則明敏嚴潔無復
童心洎十二三則溫良貞亮有成人之德既冠儀表
可觀孝悌惠和侔於前哲人望無間時譽皆歸鳳不
近腥龍多自盤優游仁里四十不試詹有若人之妹
獲配於公公太夫人早世妹不逮事則見公霜露之
感蒸嘗之敬公尊府君近捐甘旨妹及同養則見公
履嘗之愛縑斬之至奉公居閨門鄉黨者十有五年

何曉於公善良內外兼得受命不承其如命何
惠馨或亦中敗惜哉子二人皆幼公在日名之曰彦
方彦章詹既在京師不遂撫慰來人有述實孺能號
妻亦聞哀有過人禮禮不踰制窆取遠日堂殯三年
以貞元十二年某月日永厝于郡城東偏聞儒里常
熟湖之北原禮也妹有遠告咨于題誌既忝真懿實
舊知人江嶺則遐想象不昧取思芳茂為銘以寄銘

曰

有斐季實君子之禎忠信溫良自幼而行少不改任
長更推誠材植遠林寶產遐壤無知無玩自生自喪

清源文獻 卷之十一
骨肉歸土用瘞斯原嗚呼斯永棲君子之魂

故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師歐

陽公墓誌銘

宋韓琦

熙寧五年閏七月二十三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歐陽公薨于汝陰之私第年六十六上聞震悼不視朝贈公太子太師卹後加賻不與常比天下正人節士知公之亡罔不駭然相弔痛失依仰其孤寺丞君乃以樞密副使吳公所次功緒并致治命以墓銘為請竊惟當世能文之士比比出公門下不屬於彼而獨以見屬豈公素諒其愚謂能直筆足信後世

此其敢辭公諱修字永叔唐太子率更令詢四世孫琮嘗為吉州刺史又八世生萬復為吉之安福令子孫因家焉曾祖諱郴安福六世孫也孝悌之行鄉里師服南唐為武昌令累贈太師中書令曾祖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強學善屬文南唐時獻所為文十餘萬言試補南京衙院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父諱觀性至孝力學咸平中擢進士第當官明而尚恕每決重辭尤加審謹苟理有可脫必平反之終泰州軍事判官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自公

祖始徙居吉水後吉水析為永豐今為永豐人公四
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鄭氏守志不奪家雖貧力自
營贍教公為學公亦天資警絕經目一覽則能誦記
為文下筆出人意表及冠聲問卓然天聖中舉進士
凡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為第一逮崇政試雖中
甲科人猶以不魁多士為恨初補西京留守推官洛
尹文康王公知非常才歸薦于朝景祐初召試遷鎮
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文正范公權尹京邑
以直道自進每因奏事必陳時政得失大忤宰相意
斥守饒州諫官不敢言公貽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

余安道尹師魯繼上書直范公復被逐當時天下
以四賢稱之俄徙光化軍乾德令改武成軍節度判
官康定初召還復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預修崇文
總目成改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請外補通判滑
州事慶曆初仁宗御天下久周悉時敝重以西師未
解思欲整齊衆治以完太平登進輔臣必取人望收
用端鯁以增諫負公首被其選擢太常丞知諫院事
賜五品服未幾同修起居注公素稟忠義遭時遇主
自任言責無所顧忌橫身正路風節凜然時正獻杜
公文正范公今司空富公皆在二府公每勸上乘間

延見推誠咨訪上後開天章閣屢召諸公詢究治本
長策大議稍稍施用紀綱日舉僥倖頌絕小人始太
不喜相與巧詆必期破壞公常盡力左右之俄拜右
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大臣有建白請廢麟州徙其
治於合河津以省餽餉者命公親往相視使回奏曰
麟州天險正據要害不可廢第減其兵駐並河諸堡
有警呼集數舍之近耳兵旣減糧自不乏詔從之又
奏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始潘美為帥患虜
時入寇徙其民以空之遂號禁地自景德通好我雖
循舊而虜人寧耕不已請募民計頃出丁為兵量入

粟以耕之歲可得數百萬斛邊用給矣不然他日
必盡為虜人所有時主帥耻謀不自己沮撓久之其
後卒如公請凡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又奏罷十數
事疲俗以安四年秋北虜盛兵雲州聲言西討朝廷
疑其有謀議選文武材臣密為經畫二府請輟公以
往即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公至則
區別官吏使能者盡力均徙財用而邊計有餘奏廣
御河漕運造鑠楸船以絕侵盜置都作院于磁相州
一道兵械悉仰給焉方條列北方利病欲大為措置
會文正范公與同時入輔者終為讒說所勝相繼罷

去一時進用者皆指之為黨公復慨然上書盡言論
救執政與其朋益怒協力擠之初公有妹適張龜正
龜正亡無子妹挈前室所生孤女以歸及笄公為選
宗人晟以嫁之會張氏以失行繫獄言者乘此欲并
中公復捃張氏貲產事遂興詔獄窮治上為命內臣
監劾卒辨其誣猶降授知制誥知滁州事執政意不
快撫勘官與監劾內臣細故皆被責八年春就改起
居舍人知揚州事踰年徙知潁州事皇祐初復龍圖
閣直學士二年秋移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歷
尚書禮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憂去職服除入見上

惟公鬚髮盡白惻然存撫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
銓素忌公者恐將大用乃偽為公疏請汰內臣以激
衆怒有選人胡宗堯者當引對改官前任本州嘗以
官舟假人已而經赦去官止得循資公與判南曹官
對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楊永德密奏曰宗堯
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
事物論不平上亟開悟留公判修唐書俄入翰林為
學士史館修撰勾當三班院至和二年夏請郡改侍
讀學士知蔡州事留不行復除翰林學士判太常寺
兼禮部事遷右諫議大夫嘉祐三年夏兼龍圖閣直

學士權知開封府事前尹孝肅包公以威嚴得名都下震恐而公動必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少風采爲言公曰人材性各有短長吾之長止于此惡可勉其所短以徇人邪旣而京師亦治四年春請罷府事改給事中充群牧使唐書成俄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冬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秋參知政事英宗登奩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轉吏部侍郎今上嗣位改尚書左丞公自處二府益思報稱毅然守正不爲富貴易節凡大謀議大利害與同官論辨或在上前必區判是否未嘗少有回屈文武之士陳

請百端公常委曲開諭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人多怨誹至于臺諫官論事有不中理者徃徃正色折之其徒尤切齒日欲求疵合攻公自視無他不恤也始英廟踐祚按祖宗舊典皇族尊屬之亡者皆贈官改封濮安懿王英廟所生父也中書以本朝未有故事請付有司詳處其當上謙恭謹重命過仁廟太祥下禮院與兩制官同議如期詔下衆乃言王當稱伯改封大國中書以所生父稱伯疑無經據方再下三省議上遽令權罷俾有司徐求典故事久不行臺官挾憤不已遂持此斥公為主議上章歷詆必請

議定及以朝廷未嘗議及之事肆為誣說欲惑衆聽
又相率納告身以示必去上數悖諭知不可留各以
本官補外後來者以風憲不勝為耻窺伺愈急今上
即位初御史蔣之奇者乃造無根之言欲以汚公中
丞彭思永乘虛助之公退伏私居力請公辨上照其
誣罔連詔詰問二人者辭窮皆坐貶公遂懇辭柄任
上不得已除公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事熙
寧元年秋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
使時散青苗錢法初行衆議皆言不便朝廷既申告
諭公猶請除去二分之息令民止納本錢明不取利

明先罷提舉管勾官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
報三年夏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
路經畧安撫使公累上章辭勾易蔡州大畧以久
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衆
芳興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終不附已俄詔聽以
舊官知蔡州事公在毫已六上章請致政上眷惜之
不允至蔡踰年復申前請志益堅確上察其誠命優
改官致仕年方六十有五天下士大夫聞公勇退無
不驚歎云近古所無也公天資剛勁見義敢為襟懷
洞然無有城府嘗以平心為難故未嘗挾私以為喜

怒獎進人物樂善不倦一長之得力為稱薦故賞識
之下率為聞人唯視姦邪嫉若仇敵直前奮擊不問
權貴後雖陰被讒逐公以道自處怡怡如也平生篤
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
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
自唐室之衰文體墮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氣益卑
弱國初柳公仲塗一時大儒以古道興起之學者卒
不從景祐初公與尹師魯專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
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驚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
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工

此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為模範自漢司馬遷沒幾千
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雖
稍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求大本嘗以
先儒於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唯其說或有未通
公始為辨正不過求聖賢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
知貢舉時舉者務為險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
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然謫紛紜而文
格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筆翰遒勁自成一家人有
得其片幅必寶藏之歷典大郡以鎮靜為本明不及
察寬不至縱吏民受賜既去追思不已滁揚二州皆

立生祠嘗奉使契丹其主必遣貴臣押宴出于常例且謂公曰以公名重故耳其為外夷欽服如此至和中陳恭公為相欲塞商胡決河使歸橫隴故道公言橫隴地已高仰功大不可為未幾陳罷去有李仲昌者乃議道商胡水入六塔河公復上言六塔素隘狹不能容大河若為之必潰決害愈甚時執政是仲昌議又不用公言後六塔堤果壞不成自博以下數州皆被水患衆服公先識在侍從八年竭誠補益前後上言百餘事仁宗嘗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故其言多所聽納因嘉祐水災凡兩上疏請選立皇子以

圖根本及在政府遂與諸公參定大議方英廟過自謙退未即承命事久未決衆悉危之公協心開助忠力為多及即位之初感疾未能聽斷慈壽預政事出權宜公與諸公往來兩宮鎮安內外卒復明辟人無間言嘗被詔撰唐書紀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易集五十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內制集八卷奏議十一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十九卷公於物無他玩好獨好收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銘刻為一千卷用以校正傳記訛謬人

得不疑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于其間是為六一因自為傳以志之初娶胥氏翰林學士偃之女繼室楊氏集賢院學士諫議大夫大雅之女今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簡肅公奎之女累封仁壽郡夫人男八人長發次奕並光祿寺丞次棐大理評事次辯光祿寺丞餘皆早卒女三人皆早卒熙寧某年某月某日諸孤奉公之喪葬于某地

銘曰

噫公之節其剛烈烈弼違斥姦義不可折噫公之文天資不群光輝古今左右典墳直道而行屢以讒肆卒寤而知惟帝之哲升贊機務方隅以寧參議宰政社稷是經成此王功大忠以效德高毀及退不吾較公之來歸旣安且怡宜報以壽戾也胡為公文在人公迹在史茲惟不窮亘千萬祀

宋故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特贈徽猷閣待制累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肅傅公墓誌銘

宋李邴

宣和七年十月詔以吏部員外郎傅公察充接待伴金國賀正旦使是時金人將渝盟而我未之知也十一

月公至燕山府聞虜入寇或勸其無遽行公曰銜命以出聞難而止若君何遂行二十一日至涇州韓城鎮使人失期居數日虜騎暴至夜圍鎮詰旦有酋長數十騎馳入館公飲以酒問其故知有變強公上馬與副使蔣噩偕行至界首公曰迺使人故例止此不肯進虜輒易公馭者擁之東北去百里許遇金國二太子斡离不者領兵至虜人曰見太子當拜公曰吾若使至金國見國主乃拜耳今迺使人境上若脅我來又止見太子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之有斡不離怒曰吾興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何

使之稱耶兀汝國失德與向我善意為我併道之否則死公曰主上仁聖海內乂安與金國講好信使從來頂背相望也何為失德太子于盟而動意何所欲還朝當具奏知斡离不曰汝尚欲還朝耶虜左右促公拜白刃如林公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哉或抑摔公使伏地公愈植立衣冠顛頓終不屈反覆論辯者踰時斡不離怒曰爾今不拜我後日雖欲拜得耶麾令去公知不免謂隨行書表官侯彥等曰虜脅我以拜我以國故義不辱我死必矣我父母老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戚若等得脫幸記我言以告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吾親庶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之悲也左右盡
泣是夕官吏隔絕不復相見十二月七日虜次燕山
郭藥師迎戰殺傷甚衆再戰遽麾軍以降侯彥等不
知公存亡累日乃密以訪虜虜曰數使不拜太子昨
知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劫取且銜積怒殺之
矣彥等即為公發喪燕山將官武漢英者識公尸焚
以薪命虎翼軍士等三人裹以歸間行至涿州亡其
二人者獨沙立在遇虜人繫之士室凡兩月伺守者
怠即毀垣出會宋伯友奉使還因隨以來以靖康元
年五月至京師蔣噩武漢英及官屬歸者人人能道

公不屈狀侯彥又具列本末聞于朝大名府路安撫
使徐處仁河北轉運副使孫昭遠諫官李光相繼論
秦淵聖皇帝臨朝歎美下詔曰死有重於泰山生有
輕於鴻毛顧所處如何耳苟激於義雖死猶生也察
以一介之使馳不測之虜臨以白刃毅然不屈卒以
身殉於義得矣延閣次對告于里第以旌高節特贈
徽猷閣待制公喪至公父裕之適為屯田郎中遣公
弟寘歸濟源縣權厝先塋之佛廬曰資忠崇慶院嗚
呼公之節著矣或曰自軍興來死節之士凡三人李
若水當淵聖出郊之際嘗預聞其論議非死不足以

塞天下之責劉韜虜人知其才欲用以爲帥非自引
決將反爲夷狄用二者義皆決不可爲故仗死而不
顧若公者單車之使耳事變初已預聞虜人又未嘗
欲已用公之死若有異人之爲者何也鉅野李邴曰
士之所貴勇於義而已當其覓威外逼忠憤內激履
刀鋸如坦塗安鼎鑊於几席烈丈夫之操也何暇反
覆計慮得失輕重可不可而後爲之哉曰然則公不
必死而死與夫彼不得不死而死公之爲其賢於彼
者歟邴曰義者士之所甚重死者人之所甚難三人
者特所遭事異耳要之皆輕所甚重易所甚難揚之

朝是以知國家有仗節死難之臣書之史足以爲
世臣子之勸皆古所謂見危授命可殺不可辱者又
奚擇焉謹按傅氏世爲孟州濟源人公字公晦故山
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贈太子太師立之
曾孫故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奉大夫君
俞之孫右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宮裕之之子曾
祖母王氏贈昌國太夫人祖母張氏贈碩人母錢氏
封恭人公幼秀穎異凡兒伯祖父獻簡公尤愛之年
十七崇寧五年同進士出身蔡京柄朝勢薰灼天下
聞公名遣子儵往見將妻以女公力拒之士論翕然

歸重添差青州司法叅軍帥守率前宰執貴重不以少年待公多委以事移文林郎洺州永年縣丞改通直郎淄川縣丞時朝議公提點南康軍逍遙觀公創逍遙堂以便親養淄川多名士朝議公與之酬唱往來公日奉溫清雍容其間公娶趙氏清獻公抃之孫女清獻三子皆博雅有遠識公久在淄青間益得周旋切磋其器業遂大進通判萊州改順安軍皆不赴除太常博士久之召對除兵部員外郎改吏部死時年三十七妻封安人男女五人自強右直功郎自得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自修右承務郎女長適右

義郎趙惇次尚幼趙氏賢有法度整居訓諸子

修謹勤學問有成立公端厚粹夷自幼特書不去手

同舍或邀嬉公介不屑舉進士有聲長益專於文溫

麗有典裁平居恂恂然言若不出諸口家人輩未嘗

見其愠怒遇事若無可否而胷中辯天下賢不肯如

白黑與人游惟恐傷之至其意不可率然不可犯尤

恬於勢利在京師時平生故人列侍從公稀至其門

聞見談笑道舊而已未嘗及其私士益重其賢凡所

為必一度於義有絲髮不慙於心必大愧赧若將有誅責至退省無悔然後色和而氣平蓋其天資如此

故倉卒之際能有所立豈苟然哉紹興五年邠寓泉
州自強等亦自廣東來始得哭公而吊其孤自強曰
先子與公最游舊公知之深惟是撰德之事所以信
後而行遠者敢預以為請他日國家恢復疆土尚獲
遂其志焉豈惟不肖之孤是幸抑先子寔寵臨之邠
曰然宜為銘銘曰
學綜貫于群言文秀發也行矩矱於前修稱其家闕
也器韜養而渾涵不為裸白也義有所必伸萬鈞不
吾壓也臨難不顧侔古烈也生不極其施死不磨滅
也銘以訂諸幽萬世以為質也

恭簡少卿陳君墓誌銘

宋留正

君諱字允初世見朱晦菴楊誠齋所撰師相陳正
獻公行述誌銘君正獻伯氏江淮安撫制幹公正卿
晦菴薄同安從之遊過一年年四十始以正獻公郊
霽恩授承務郎以詞賦魁吏部調監泉州鹽稅改宣
教郎主管西外睦宗院賜緋魚袋轉通直郎遷秘書
丞知仁和縣縣輦轂下故多盜君以保伍籍民且許
相告捕贖罪州是襄正得召見慰諭曰卿賢相勸務
職事宜也內出姓名直集賢院遷太常寺丞三司判
戶司部判官益有名改大理正賜服金紫知梧州軍

歲旱手寫救荒十餘事行之屬縣米適四集人以不
饑群苗斛餘六萬建炎盜起增額且半累疏仍舊流
徒來歸徭徠帖然以安轉太常少卿入奏事引疾歸
家食者五年不復命而卒嘉泰辛酉四月八日也積
階朝議大夫莆田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配阮氏封
碩人子堽福清縣主簿圻塹坦埏域孫琮璿初君入
杭先與予交色欽然恭氣退然卑予謂賢公子習使
人親近然爾徐而親切反覆即平日之近驗事物之
遠寒士之深造屢詰有不能逮其後道行名立公相
鄉里多談允初賢亟用之則老至而歸不復出矣

蓋君從晦菴朱公學及於主敬行恕之訓則守之不
惑孝禮清忠亮直乃其家教然也故壯而後仕仕之
久方著其材材之施人皆謂之君子亦有光於父師
之教與堽等將以十二月八日奉葬興教里繼善院
之北而价來求銘君可以銘銘曰
死而有知乎允初之往乎有以見正獻公有以見紫
陽翁生而有知乎而予尚為人乎寧無有愧於先生
之風

宜黃令尹楊君墓誌銘

宋曾從龍

新天子訪落于群臣從龍以舊執政奉詔書舉賢能

才識之士凡四人知宜黃縣事楊寅翁與焉時名公亦多薦之明年上初御正衙遂與曹叔遠等八人俱召未行以疾卒于官舍其年以喪歸紹定己丑膺月庚申窆于晉江縣臨江里之石困山其孤踵門泣曰士誰無知己未有如我先君之於公者初舉進士首出公門閒居里閭最辱公知叨被明揚實由公薦推公之心蓋欲使之有表見於世豈忍使之遽泯沒以死而無傳耶願將疇昔之惠而辱銘之余為之累欬曰子之先君足以不朽何假余銘士之自修於內可以勉而能而自外至者有得有不得焉是制於命也

學克行脩其時非不遇矣而竟止於是嗚呼尚忍銘之君字仁叟泉之晉江人也曾王父世永端溪尉死于王事贈承郎官一子事載國史王父桂齡通直郎贈太中夫人父炳為吏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中大夫致仕累贈金紫光祿大夫母王氏碩人累贈通誼郡夫人君幼爽慧少長卓卓自立不肯隨人後博聞強記經史百家制度律曆靡不淹貫於春秋之學尤邃為文慕曾南豐為詩慕黃山谷陳后山四六文則倣汪浮溪未嘗規規撫倣而雄渾精拔自成一家早以舉子文遊太學為士者爭誦之以父任承務郎

繼登嘉定元年進士第初監福州領口倉甫再致請
閒祿以便養文昌公晚歲里居無以自娛獨君與商
攢古今上下馳騁或有所論著有所酬唱於會心處
怡愉忻適紬繹至夜分不寐或達旦每謂天下至樂
乃在閨門之內君若亦釋然進取之意食南岳者五
年升東岳者五年或勸之仕曰積是歲月上以寧吾
親下以卒吾學足矣嘗舉博學宏詞科危中之退而
沈浸義理所得益粹與人交和易無忤遇不可未嘗
輒徇見人善如已出聞人過雖弗面斥而告戒懇切
惟恐其不得為善人有來質疑辨答如響略無自多

之色親族鄉井貧不能給者調之不計有無丁外艱
既免喪踰年始調撫之宜黃至則白郡蠲宿逋以舒
民力得請乃就職邑民習故態持吏短長君曰使我
得一邑而與豪家共之不若棄去為愈耳自是強梗
屏迹日究利病罷斥之君以勝流名輩處鹽米簿書
間疑若弗堪乃能爬梳苴紛補理隙完政譽大出時
薦君者因以其夙負時名朝廷乃嘉行遂以一邑令
首被初元之召而君勤政苦學竟得羸疾聞召命自
草疏納祿頃之易箠寶慶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也
享年四十有八衣纔足斂其身帑纔足供其喪資而

轉之者衆始得歸官止朝奉郎有旨轉一官以示不
及盡用之意悲夫通衢萬里發軔出門而車軸折孰
不嘆惜然士非遇時有位之為難而明善制行之匪
易如君之誠身事親信友獲上於其難者既優為之
矣若夫清官美職此易得者而或靳之命之不泝歟
易者或可人力求難者非天資不能致造物厚君者
多矣君方為士時前師相留忠宣公知其為遠器以
其今中大夫直徽猷閣提舉亳州明道宮箴之女妻
之封安人君有書解左氏春秋講義及記序詩詞雜
著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孰篤之質允高且明孰卑之時而厄其行豐彼書此
孰為權衡萬物同盡不磨者名君得其豐獨施不宏
斯人之屯於君則亨俾千萬年觀于九京

奉議大夫莊公墓誌銘

明朱鐸

公諱琛字廷璽松岷其別號也厥初固始人唐光啓
中入閩徙家于泉之永春桃源里宋淳熙進士累官
尚書兵部侍郎兼煥章閣待制封永春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少師諱夏者功著當代賜
府第泉城始為晉江世家嘉定進士授中大夫大理
寺正襲封永春縣開國男序將仕郎彌衡元將仕郎

在泉州路儒學教授元弼之後國朝贈文林郎大理
寺右寺右評事士明配孺人吳氏之子兵科給事中
宣之弟公倫次居四幼而嗜學長游郡類常以趾美
先世聞人期待長兄輝目疾次宣次護俱蚤世父母
相繼物故家道中微公焚焚子立旦暮屢以二親未
寔為慮哀毀骨立踰年始克禮葬從吉卒業于學凡
經傳子史靡不研究尤精真章篆隸四家書得之者
寶惜如珪璧然永樂甲辰入貢成均祭酒四明陳敬
宗公以公筆法適勁為群英冠乘傳簡進中書繕寫
諸勅正統己未拜官大理寺右寺右評事評事古廷

平也公存心仁恕見繫囚有陷極典者必導其可
生之路而全活之人多以方之于定國張耀之特大
司農以賑給邊士事聞 上命公往給河間等衛
軍士道經武邑邑令洎蔣彭二典教聞公善書乞書
夫子廟額以絲縑若干端白金若干兩致謝公卻而
不受廷臣及翰林學士長洲劉鉉諸先正聞之嘖嘖
嘆曰莊大理於當受不受其於不當受者寧肯受之
耶自是清譽日彰已而援例歸展先壙聞諸故老曰
先少師府基為族之無告者私鬻諸人今悉為豪家
所有公不與之較罄其行囊倍直贖歸遂建家廟以

奉先世神主兩考政績懋著國家推恩以公之官階如前追贈父母并封柳氏爲孺人時廣西按察司僉事缺員天官慎重其選用前大理寺卿今都察院左都察院蕭公維禎薦膺斯職公便道過家焚黃嘗語鄉人曰吾年幾七十叨寄方面重寄自愧衰老無以報稱倘得乞歸素願足矣公自到官以矜恕存仁以廉謹操節以惻隱慈愛綏撫荒服之人上而巡撫中外重臣洎三司察案下至百工技藝田夫野叟莫不喜其廉明焉景泰癸酉詣闕行慶賀禮竣事乞歸致仕詔許其請而宜人柳氏先卒于廣西官舍公未之

知復回掖之同歸既至亦卒于官舍時年六十有六藩臬素知公者爲治喪事仍遣所親護櫬給驛以歸公子二長楷郡庠弟子員次桂茲以景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庚申合柳氏葬于惠安縣重安里洛陽穡山之原前期子楷偕徵士陳徵仲鄉先生之子錫持泉州府學教授羊城黃君結狀詣余謂銘余聞公在日每遇二親之諱終日悲泣不食洎已生辰亦然平居或有珍味輒潛然不御有問之乃曰管吾親未嘗享此吾安忍食之至於兄之子女貧薄不能自存者公與之衣食婚配不異所生其居官治民休聲令聞

著諸朝列播於家邦洽於朋友昭昭在人耳目尚期
歸老于家爲後生小子者式不意遽終于彼是可哀
矣夫是可哀矣夫銘曰

閩泉四府惟莊最盛倚歟少師積有餘慶篤生大理
克允厥宗不衰而孝不替而忠惟其忠孝天介之福
棘寺蘭臺都官厚祿止足之誠素繫公思詔許退休
以遂懷私使道携親同歸故土詎意宜人遽殞公所
公憂不起亦卒于官盛德在人遠邇興嘆稽山之原
巍巍其墳勒銘貞石以告後昆

嘉議大夫戶部侍郎楊公墓誌銘

明朱鑑

公名輿字士載松軒其別號也世居泉城鎮雅里曾
祖益翁祖昇中俱隱居教授考曜宗任韓府左長史
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贈祖如其秩妣常氏贈宜人
公生有異稟幼好讀書過目輒成誦未弱冠能屬文
善吟咏通五經尤長於春秋子史百家莫不通究嘗
言科第進身甚美只怕場屋制度過嚴遂與徵士陳
徵仲輩爲友不求聞達建塾授徒門人數百多有學
成亦不應舉公召養於學校者戒之曰爾可比樊籠
外者耶厥後如林同莊諫丘壁輩皆以科名顯宣德

癸丑公求父葬地晚泊石井村氓謝子仁家家寢疾者十五至夜半子仁燈下見有人相邀曰快出來相公在此明發病者皆起是時傳聞為異人皆以大器目之乙卯上命進士黃公纂脩實錄以公有三長為郡總裁郡守蔡公錫訪民情公以正風俗重儒雅均徭役富義倉親君子遠小人禁焚喪蓄水利制巡軍防火盜十事告之皆得行實錄成正統丙辰蔡公與通判朱公旭強薦公以明春秋經儒士為惠安邑庠訓導誨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無何丁繼母宋氏沒已未起復適簡賢輔導以學行純篤入為郟王所

借讀兩講必以聖賢之學所啓沃必以聖賢之道其言切直威武莫屈已巳壬入正大統潛邸舊臣咸應顯用公僅出為颶州知事忻然就職而去未嘗幾微見顏色至別簿書清淨贊襄得宜時郡山寇猖獗巡撫委捕之公定謀謨備糧儲擇快手嚴賞罰如賊首梅十五迎鋒就戮王敬叅敗奔三節嶺自縊擒趙真兒王敬旻吳宗坡及賊徒葉明等二百餘人被虜掠者如張澄子婦程氏詹懷能女六渚等七百餘人悉給親完聚由是沐溪芳竹等九處賊巢皆破民得復業厥績上聞錫勅獎諭稱其協贊得人克效勞勤景

秦壬申考績召見文華殿

上親問民情苦樂對

曰無苦民事則民樂不苦

上善之遂賜酒飯寶

鈔千貫特陞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國用民產經制
得宜勢要巨商循蹈規矩六年乙亥考最陞南京戶
部右侍郎階嘉議大夫天順丁丑以公不趨時例者
得除要職遂調湖廣永州知府時適久旱以風公至
視篆即告城隍曰余之官未浹旬豈有失政乖天耶
風遂息雨乃作百姓歌之曰知府非楊公芝城久旱
兩旬風揚公是知府芝城無風半旬雨先是廣西苗
賊滋蔓公發策禦之賊不入境民皆樂業未幾總兵

李公震等率兵十餘萬征之駐永郡公策應攸宜屬

邑與廣西密邇公請城備之牒至不二旬城中民皆

安堵總兵奏凱賚公以倩盼女子六人公皆備服飾

擇嫁之邂逅城中疫癘孔熾公詣諸病所執桃菊逐

災氛命醫以藥飲之復給貲財濟其調理不半旬遇

朔公詣學宮歸見稽首呼再生父母者塞途公問故

荅以疫病得藥者公曰是皆循義理固元氣也都指

揮高公毓告以軍營疾篤日甚願祈一視同仁公惻

然往療之如初不旬日府大門外謝者亦如初公令

人語之曰勿怪藥飲汝後也人稱為長者之言他如

葬塚蔭以樹木濂溪祠整飾仍復其家擇齋二人養於學校給以衣食郡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莫不賞勞作好作惡敗常亂俗莫不懲改當祠神廟下至公廨橋梁道路皆一新之淫祠改為社學先後為民娶其不能娶者七十餘人嫁其不能嫁者五十餘人葬其不能葬者百餘喪野有暴露屍骸令人掩埋無數決民事如流辨奸宄如見吏不得欺強梗懾服癸未當大朝會再三引老乞歸燕賜甚腆詔有司以禮相待永民間之哭踊如失所生抵家日惟訓迪子孫力學執禮經營生理順其自然二次掘地得白金三十

斤恒產頗得開拓觀書吟咏有詩文若干卷題曰松軒集暇日一樽一酒邀二三朋優游山水人皆以陸地仙目之治家內外嚴肅非禮行則不入公門於蒸嘗則嚴潔承祀有問學者則條陳本末人樂近之初仲弟範為郡正術沒王事弟婦鄭氏哀而繼以不食卒公含淚與治襄事其子女皆擇昏嫁之季弟輻歿子女四人亦恤之如仲弟子也他如母族人常永資早喪三子居括蒼召而為之婚娶仍送之習藝治生焉凡在親友婚姻死喪莫不相助自致仕抵家十四年晚頗病目一日疾作乃割羊具酒邀余與縉紳別

曰某今年七十有七矣人生豈有久長富貴者乎今
目相看莫辭酒明朝合眼事茫茫未幾果卒時成化
丙申四月二十九日生於洪武庚辰十月初十日娶
賀氏瓊州府通判公次女先二十五年卒其懿行具
於國子監祭酒吳節所撰墓誌銘男四清溥渤廉清
溥俱早殤渤中成化戊子科舉人以乙榜授寧波郡
庠訓導公先營墳二窀在石井考君墳在左虛其右
為壽藏今卜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窆焉先期渤
持外舅黃先生寧行狀泣血謁予銘溫陵以教鐸著
聲惟公與予耳迨歸休出入相依坐起相友亦惟公
與余耳今公往矣余其不言則孰知之詳哉銘曰
鸞鷟之英洙泗之精心涵靈簡志在麟經鳴鐸雷封
曳裾王庭賓卧蓮幕草偃寇清地官階陟芝城福星
見機疏受解印淵明父作子述玉振金聲可以岩瞻
可以儀刑一銘于石百世馳馨

大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政菊泉李公誌銘

明傅凱

叅江浙藩政李公既卒之明年其子敷持乃從祖赴
進士雍所為狀踵門拜而言曰不肖孤不能延先君
之壽而字兆已營奉葬有日顧知先君之悉者無踰

先生願乞銘諸幽以示來葉於乎余安敢銘公哉然
又不可謂不知公者烏可以不文辭公諱汝嘉字士
美號菊泉道人始祖念四由光入閩居于泉晉邑鴈
山之陽裔多業仕自伍世祖于盤至高祖伯翰曾祖
思聰祖邦幹皆隱德弗耀于盤有詩名于世邦幹亦
善工詩從乃叔父斯義進士出判武岡而卒祖母陳
氏年少孀居甘百苦不改節考松崑二歲而孤賴其
鞠育以續如綫之脉縉紳士夫若翰林脩撰羅先生
倫輩或立傳賦詩以美之松崑稍長讀書知大義遂
為鄉邦領袖母王氏有賢行生公昆弟二人公行一

自少穎敏比長就學乃從叔父合浦令紹日記經傳

數百言為文下筆立就似不經意合浦異之弱冠遣

游郡庠學益進郡守張公岩郡博黃先生結考諸生

每定公優等以科第期之至天順乙卯果領鄉薦甲

申登進士除戶部山東司主事持身出納惟謹三載

考最封松崑如已官母王氏為安人時有貴倖侵民

田者上命公覈實遂據理斷歸于民禍福非所

計奉差往湖廣金沙洲權商人舟賦一毫無私取未

幾復奉璽書清兩廣財賦搜剔奸蠹無敢干以私時

巡撫都憲韓公雍方伯張公瑄輩見其操持不易咸

作詩文以贈

上嘉其績陞本部員外郎後張公

陞都憲巡撫八閩盛稱公美不置公亦尋陞浙江金華守時本部尚書楊公鼎嘆曰李員外吾方倚任銓曹何遽奪以他職適之任道遭母安人訃即匍匐以歸哀毀未已復丁考松嵩憂服闋轉除江浙三衢守公治郡不立赫赫名一以至誠御下因民所好惡而張弛之大脩郡縣之學以崇文教而城垣樓櫓之有圯壞者亦以時葺之不忘武備府藏積餘白金數千兩交代之際盡發義倉以賑貧民人益信其清白又有富右遺孤尚在襁褓族人利其貲訟非彼子多方

誣公鞠是而獨斷之俾孤得以父其父郡人皆輸服其他善政多類此三載述職榮膺旌異比六載政績益著勅陞浙藩右叅政階亞中大夫總督諸郡糧儲有方民受其惠公時年五十四衰病相侵遂乞休致後鄉人有謁見今文淵閣大學士丘先生濬詢及公起居自惜當國之遲不能留用公歸第日教子弟讀書課僮僕務農暇則邀二三故老對酌聯詠於風晨月夕之下畧不以功名事介意人方覲其克享遐齡詎意弘治癸丑六月十二日遺疾卒于正寢距生正統丁巳九月二十二日享年五十有七配王氏封

安人有婦道子男二側室龔氏出安人以已出愛之
長敷次剔宅兆在行輦山之原公在日所卜也公為
人氣象岩岩人初見之若不可親久則見其一誠相
與有不容舍焉者博盍群書文章正大亦象其為人
詩有古意事親孝處兄弟怡怡待內外姻戚各得其
歡心脩族譜以紀世系尤善於誘進以至人有過而
責之退無後言亦無甘言悅色以媚人治家不事華
靡而在官在京有聲可謂真丈夫矣管與公同從合
浦先生學易又同領鄉荐癸未同試易於臧方江右
劉先生忠至秋公試捷遂登第為美官子屢敗北
公獎許無間後僅濫第從諸大夫之列而駕鈍蹇拙
實不足副公之厚望子歸未幾而公亦引疾正相期
結社林下而公不作矣今子不忘公之故舊來強以
銘嗚呼予奚足銘公哉然誠不可謂不知公且悉者

銘曰

季氏之先世有令德篤生于公士林之特質美而學
文行可則早聽鹿鳴聯奮鳳翮有聲地署乘軺南北
冰蘖自持奸倖以革守節叅藩不尚烜赫仁施義翕
民受其澤 帝心簡在方為側席鱸尊思歸乞疾
以獲優游林泉風清月白九老未會二豎為厄行輦

之原山光水碧公卜其佳乃子克力我無椽筆為公
備勒爰述其大千載弗泐

吉府長史木齋李公配孺人陳氏誌銘

明李源

大明成化之盛有節槩文章鉅公起於興漳之間曰
木齋古先生精華燁燁麾盪雲霄比郡諸生多歸之
如山之岱掇科拜官所至有聲如是者五十年濱終
遺言曰年家遠近門人朝野家食之久惟李生源我
終而能歲月也聞遺哭之寢尋誌之李公諱聰字敏
德號木齋凡後進之士咸呼曰古先生云公之世遠

矣元季有祖曰汝楫藏器肥遯由府城東改築晉江
之南青陽山今之居也高祖覺經傳靜然傳澤齋傳
考時式封檢討妣紀氏封孺人公器宇巖巖意遠語
核雖燕居不聞俚語情容焉平生耻言人過有蹈諸
非道付之哂有蹈諸道輒首肯之又從而揚之終日
高堂惟聞唯唯聲諸下竄無譁讀易之外詩書大小
戴胡傳綱目性理諸書甚習微醺境靜琅琅然楚騷
數章時或步其體跌宕凄切真若楚之遺鳥聞言官
抗疏不屈輒中宵起舞凌寒賦詩所著有易經外義
發凡別要鑑斷若干篇公之友虛齋手標之曰大眼

目也科舉文有奇氣落地有聲用詩書禮經語若已
出時出一二篇號老科先生輒自卷其文以去恐恐
然莫之與京作古文不屑屑古人亦自我作古也教
諸生惟點綴一二能令人遠焉虞齋嘗以精敏信謹
堅苦之識之行之志推之領成化甲午鄉薦尋肄國
子業大司成丘仲深曰可秀才也世史正綱初落橐
遂手授之登弘治庚戌進士制策誦於人賜禮部宴
主司楊公守陟特名而賀曰塲屋中如其文章有數
也氣豪而味永賜歸省起授翰林院檢討備雍府書
臺尋出府拜長史尋丁外艱畢改吉府前後啓侃侃
然講學法祖進賢遠奸章凡數上其遠猷大致廓如
也既而以母老故七上疏始允歸與母居三年而母
卒百凡用情其鄉人曰有子矣林居數年簡約如初
陳方伯希白公齊年屢致之莫致卒懇致之公至數
日言不交利方伯色動竟斂衽而將之退嘖嘖然鄉
飲賓席李郡尊抑之難其人專書請之力公周讓尋
遣官抵陽山之廬問焉篤諸弟念其遠也為營六壙
以厝之大其祠堂賓位可百宋路而元科第下衰三
百年破陽山之荒斷非偶然也配陳氏封孺人清泚
孝謹庭以內事理而人安焉合葬晉江石室山之原

公樂丘也銘曰

振古豪傑海內文章一世之短萬世之長爰有其配
載錫之光彼崇者封室山之陽

樂平尹南溪張先生墓誌銘 明李源

南溪春秋雄偉起於粵山晉水之間聲光殷殷摩戛
遐邇讀三傳者多師之門人如浯溪輩登金高步賞
音錚錚真若河之有委其淵源可窺矣南溪者張公
文應字廷鳳唐季先世自光州河南人也宋季有二
十四郎公居晉江之龜水時有泉張之號以別清溪
仙遊諸派也曾大父保觀大父弼有隱望焉父俊

齋公始遷泉城南偏登瀛里母貞懿太孺人潘氏南

溪九歲喪父喪如禮獨與母居坦齋以有子望之遺

命貞懿無以貧廢學奉以周旋一燈分光書聲杼聲

共之事貞懿之日長欽欽終日或歸自學宮未暇出

一語急趨母所伺顏色方慰貞懿九十一歲也補郡

子弟員師事若林誠齋者數輩春秋匪專門學憲常

公斌劉公炳提調李公哲張公濂每按歲按季動容

南溪春秋其深乎閩丁卯科果擢春秋第二人刻文

式天下居則曰道而吾以何必使相好官也上春官

得溫瑞安教諭不辭焉學規曰文質競爽不徇時好

青衿風之有母在念其遠也嘆曰白雲回首幾千里
紅葉驚人又一秋迎之與居竹筍江魚舞菽水以盡
歡風青衿者益遠矣溫人曰有孝有德惟直惟寬得
師哉職八年擢饒樂平令其去溫也青衿于于走百
里遮留度不可退立石大書何書乎紀學也學有數
樂平兵燹仍仍民艱日甚南溪廉慎惻怛煦煦衣哺
之不曲事以速名不厚刑以立威脩邑志復社倉祠
烈女平鉛山之變宸濠稱亂執戈勤王師後其政於
饒也如此可謂粉飾文貌薄文學一書生哉故總憲
孫姚江旌之曰一廉激俗六事孔脩而王陽明公

膺華宴獎賞有加焉當道方烝烝入言而母老終養
去矣其去饒也黎民于于走百里遮留度不可退立
石大書何書乎紀政也政有惠又曰嘉靖改元修
武宗實錄二任皆入宦蹟別饒七年百姓裹糧赴闕
陳保此其情天也論世於南溪不一書而足挈其大
者如此配孺人黃氏相家百勤南溪無內顧憂南溪
詔子多古義至諄諄也謂予連燈火不可以不文辭
銘曰

丰神猶在人豈非肅肅西旌悲已違萱親九十長依
依鴻鴈之民集且歸叩闕留君君拂衣多士剌石從

古稀譬彼長江浩無涯鳳毛載振丹山威嗚呼我歌
兮歌正馳起看落日生光輝

明奉政大夫江西按察司提學僉事紫峯陳先

生墓誌銘

明張岳

正德丁丑天下士群試於禮部將揭曉易考官尹編
脩襄持一卷語總考大學士靳公以為造詣精深出
舉業谿徑之外宜置首選公為反覆數遍曰信然必
出陳白沙門下不然則蔡虛齋他人不能為此然竟
以程式格之置次本經比折號乃虛齋門下高第弟
子紫峯陳先生琛也是時先生傳虛齋之學已有聲

諸考官皆伏尹公為知人而先生聲譽一旦愈愈

顯士大夫無貴賤小大稱理學者必曰陳紫峯云釋

褐後數月授刑部山西司主事以母老乞改南都得

戶部雲南司調考功吏部又以母老乞歸養戊子大

臣有薦先生有用之學不宜在散地下詔徵用辭又

一年即家拜貴州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俄改江西

皆力辭由是每有文學清暑擬議用人必念及先生

而知其必以親老辭竟不果用始虛齋先生以深微

踐履之學教人及門之士率常數十百人能得其言

語者有矣未必得其精微或能并精微之意傳之者

其反躬踐履又未必能如其所言至出處去就大節
其能悉合於義無媿師門者益鮮矣先生資稟明邁
閉門獨學不苟同於人時輩未甚識也虛齋一見其
文字以為絕倫亟詣所館屈行輩與為禮先生辭焉
遂以師禮事虛齋其為學先得大者宏濶流轉初若
不由階序而其工夫細密意味悠長遠非一經專門
之士所能企及其淵源承受之功不可誣也始入仕
郎署刑戶二曹人或疑先生儒者刑名財穀非其所
長先生蒞官勤謹夙夜弗少懈其在戶部嘗督船稅
淮安嚴水閘啓閉之禁以革私弊小舟獲不由閘從
旁徂徠者悉弛其征人大稱便而漕院之撫淮安
者微欲有所干撓先生移辨甚力曰正額不虧而多
取贏餘以為功吾不忍為也其人愧屈考功居閑無
事益得肆力於學問學者造門請業日踵至淺深高
下各就所長告之皆有以自得也會上 兩宮徽
號例得封贈先生曰吾持此歸足以慰吾母矣於是
乞終養既歸足跡不入城府不通達官貴人書問即
所居旁闢一室朝夕偃仰其中靜觀天地萬物消息
之變以及世之興衰治亂世態之炎涼向背或適然
發笑或喟然太息先生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測也其

興趣所至時或縱行田野間與農夫野叟談叙風俗
舊故桑麻節候為樂發為詩歌往往自在脫灑超乎
浮溘之外其論事是非得失侃侃不阿與人交藹然
可親愈久而愈不可厭其出處大節及為人如此虛
齋既歿所謂無媿師門者先生一人而已歸養若干
年太夫人以壽考終先生年幾六十矣執喪如禮後
十一年先生亦終士大夫聞之識與不識咸為太息
有司為祀於學宮嗚呼先生既有以自信無待於外
則官資之久近崇卑事為大小俱不足言余獨記其
督稅一事者見儒者之用小試如此設不退而為親

此進而有所為於世其事功可勝述哉所著有四書易
經淺說文集若干傳于學者先生字思獻紫峯其號
先居晉江青陽山元延祐間始祖名濟碧溪始遷涇
江曾祖保祖福考體成三世皆有隱德至先生貴乃
贈考承德郎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母吳氏封太安
人生成化某年某月某日卒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年
六十九配王氏封安人鄉進士一懼先生宣妹一懼
亦虛齋高第弟子子男三長敦履次敦良次敦豫敦
履以公遺命將以戊申冬十月某日祔葬于秀林山
承德公兆西先期來徵銘余與先生同年進士先生

改官南部也余方為行人祖餞崇文門外先生臨別告曰北風雨雪之詩吾兄得無意乎余不能自決俄南巡事譁余繫杖瀕死以是有愧先生銘曰

道宗先覺學異專門精詣洞觀貫于本原鍾鼎非豐并水非貧求仁而得時哉屈伸一卧廿年衆望方殷天不憖哲遽爾乘雲溼江紫帽流峙高深英爽飛沉千古來今體魄所藏山曰秀林父母在茲式慰孝心

戶部主事周蹟山公墓誌銘 明王慎中

士有奮微起陋立人本朝沾一命之寄無當世之責而懷憂世之心無正君之任而愧衮職之闕亦其志

也然而慮過其身之所居言踰其位之所守則有思出其位行越其思之說出而攻之慮過其身慮未遂而身逢其殃言踰其位言不行而位貽其危則有徒喪其身無益於君之說群而誚之夫使身違其責而皆逃其憂位非其任而並諱其言猶有當責受任者也若夫畏逢殃為不濟而全其身懼貽危為無裨而固其位則是莫有憂與言之者矣彼為思出其位無益於君之說者豈誠其心之所然哉陰持全身固位之私計而陽為是說以自解脫耳議論不明於世而節義不立於朝其失蓋由此夫君仕為戶部主事

在朝六品官耳督儲視權有可舉之職會計當出納
平防範謹勾稽詳君既能其職矣而憂盛世危聖主
蒿目怛中常若一日不能安食而居於位者其志然
也君以言獲罪偶斃杖下其心固能不悔也君天也
安所逃之受死如受命為東西南北之行亦事之所
不得避者也而余有以知君之無悔者君居家孝與
兄弟友與人交信而能敬為戶部始監草場繼督德
州倉儲最後權崇文門商稅皆利權易染君絕無所
近如置玉涅中漸而不入其白皜如也菲衣糲食挾
冊吟誦不安舊聞思廣所業於世之賢人志士口誦

神注雖不能盡交意常以為向而謹趨捨慎操術卓
然必為君子矣其應詔一疏冀以微誠感悟非為求
死也 主上怒其越職過直薄撻示儆非欲其死
也而君不幸死蓋命也使其杖而不死其憂當益切
其言且益多必不為小挫以敗其志或守封疆備障
圍患至禍及必能以身殉職不苟免以幸其身此余
所以知君之心而斷其無悔於當日之死也君姓周
名天佐字宇弼泉州晉江人嘉靖乙未進士娶吳氏
女三人以兄天正之子日暹為後上疏逮杖之日為
辛丑五月六日下詔獄兩夕卒五月八日也距生正

德辛未二月一日為年三十一耳其任不久其年不
永其學專銳而方進其行動修而日敏進而未見其
止勉而不及至於成獨其志皎然可知也憶君喪歸
時余友人毘陵唐君順之寓書於余曰不可使周君
無傳子以文名世周君又鄉人也子必勉之余奉唐
君之教不敢失而君之父封主事公琅以狀委余曰
貧不能葬亡子賴諸當路之賻與縉紳之遺買地後
市之里寶蓋山之麓穿壙堅密將以是歲甲辰十一
月十五日葬矣願有誌余不敢辭余惟唐君之不欲
君無傳也亦偉其言而哀其死也余誌君之墓獨論
其志詳焉庶世之求君者不徒偉其一疏而窆其一
死也然以余文之陋如此知不足副唐君貽書相勉
之意而有孤封主事公之託矣其何以慰君於地下
耶銘曰
以為如是而可以死耶非君憂主之意以為不可以
死耶亦所以明為臣之義以一死為足以傳耶則君
之好脩不止於是以為不足傳耶則其節已昭然而
若此

林沙溪公墓誌銘

明王慎中

方晉江之盛有鄉先生曰顧新山公李竹坡公林沙

溪公並以年德化服于鄉顧公好急民之病上說下
教有司有所訪政李公樂誘進後生獎人以文林公
善以和飲人導俗於不爭不治人過而常使知愧以
自悔革三公所長不同皆有以善其鄉而所得各有
至者顧公起廢歷官至戶部侍郎而後致其事李公
以尚寶卿就家起之終不出林公獨以為御史時有
論事之青持議者不觀其仁而誅其過公亦負瑕含
慙耻為辨竟廢然以廢久善于鄉之日尤多得與二
公參其功二公亦雅相引重視他人無如也李公既
歿士無所宗顧公與公歸然並存有司尚得以諮具
沿俗猶有所愧頃顧公亡公亦相繼化去鄉之老倪
有指有愚皆相吊以人之云亡蓋知斯人之喪非夫
人之為喪也公所以能媿人者出言醇簡必依於仁
禮容莊而溫竟日無惰氣迨老彌篤而事親孝不以
貴弛其勞友諸弟以恩貫處熟游者莫知為有殊出
居在市集未嘗齒物價於財漠如也其實行內脩感
動在言之前而意厚誼敦神情恬裕稱其為容也其
所以廢由以御史按江西疏論宸庶人有孝行宜褒
以勸時宸庶人方包逆謀多為不法而外飾小行以
買名喪其親善哭聲動宮庭徒步送葬公謂是其謀

不可測既難以輒發且可因其偽而與之使益為飾以自蓋匿或不遂為逆即使為逆猶可少緩其發徐為之圖陰與都御史孫公籌所以遏折備防之術甚悉而僉以疏入公去江西未幾逆變作議者以疏為公罪其所為陰籌既甚秘人莫能知孫公以節死無復為上言故以坐廢公心事昭晰無有疑其朋者第斥為畏禍徇庶人之意以苟免也然公在江西抗法自嚴宸庶人侵之數矣卒不能得志公亦堅不為奪其跡最著而體大禮重者不以朝服謁不以朝禮見其子便殿曲宴不奉觴為壽論抹御史范輅被逮輅

之逮宸庶人所中也累以禮與爭絀其邪心顯與為拂顧幾以一疏免不待智者知其不出於此矣公始以乙丑進士發身即乞歸養逆瑾怒廢數年瑾敗而後得除為台州推官在台州執律例以拒監司不敢以獄比輕重徇大吏風旨滿三歲考勾天台國清寺山泉啜茗數杯而已未嘗携一長物還家正德中年戚畹內侍多寵倖驕佚踰制靡有顧畏獨喜結言官有私與為好珍玩重賄無所愛公為御史閉關掃軌無權貴之交門外悄然利慾刑禍易溺而多林皆人所常患世常有慷慨蹈禍而不能自潔於利者至其

清心淬行不為利溺宜非刑禍所可怵而屈也公於
利若此豈以宸庶人之威武失其守苟為一疏以徇
之哉公名潮字君信別號沙溪祖名金者來籍晉江
自莆仙遊之沙溪徙公取所自遷為號實志不忘其
始金傳四世至公之父名凱皆不顯而多有隱德以
發于公公生三十六年而為進士廢七年而始得仕
仕八年而廢以善化于鄉三十餘年而終蓋年八十
有一康彊壽考有四子一女孫曾十三人皆習公之
教孝謹不惰侈其才者知向學配夫人蔡氏有賢行
佐公為學與入仕能以勤資其敏以儉養其廉始終
一於敬順無諛言疾色以犯公指知公欲悅繼母事
姑彌謹撫諸幼叔甚慈比長皆為之娶而接其室甚
睦以公愛其弟故夫人沒公遂不近媵侍所以致其
恩也公善飲酒不為嗜味而嘗以寓意托興於人無
狎而無不可親客或從公遊或樂致公至其家公皆
不為忤神觀修朗儀矩肅然間出於諧謔自有名人
長者之風凡預在席莫不踈釋暴馴充然心醉而自
滿其有以媿人雖啣杯度曲之間尤有至者嘉靖庚
戌八月公卒以十二月初一日塋喪三月而葬禮也
公子弘字弘建先卒存者弘智弘守實克謹其禮而

嚴於大事其來請誌述公遺言曰微王道思之銘勿
以我葬墓在南安縣福山之麓與蔡夫人同域公從
仕日淺其志不犬見於施為又以過廢惟化服于鄉
其功有踰於在仕者之所獲其過公不欲自明所以
必得予之文而後葬意良有在故予誌公之葬獨論
其善鄉之功於公之過見其為仁者尤深切而諄復
焉銘曰

其為王矣以繅藉而薦之廟中其瑕不掩斯表瑜之
為美而斲者反是之指既不克薦櫝而藏之乃終以
無毀玉固無意於為薦與藏人徒妄以為王愠喜誠
為王者謀薦則斲而藏則全亮不為彼而為此

吏科給事中筍江史公墓誌銘

明梁懷仁

筍江史先生將即封子昌言狀請誌懷仁弗文以師
生無辭義受而誌之誌曰先生生有異光諱于光字
申裕居筍江因自號焉父鈍庵公貧且老先生事之
歡沒致喪如古少好讀書屏殖累清屬成儒癸酉舉
鄉不就計偕曰仕不及親奚以棘為丁丑登第

上方遴儲相材改翰林庶吉士讀中秘書為文章有
聲未幾疏疾歸歸五年起授吏科給事中尋又疾歸

歸四年起先生官居十年退居者九家居窶甚未嘗
私有司形且癯不廢書卷嘗受徒剗刮書義戶外履
滿居必謝嘉即寂暑晝樹寒夜燈有得處便欣然忘
食所著易解正蒙解四書解若干卷修郡誌有古史
遺風文不求工能使賢愚得意士人宗焉先生居諫
類僅二年五疏凱切動京師嘗代同官纂脩中不駁
一字丙戌上簡命同試天下士多獲雋異既擢
院復委以叢務先生必身之勞瘁成疾漬甚却醫沒
之日朝之縉紳慟訃至泉之士大夫慟鄉人識不識
者聞之慟張先生岳扶其喪而歸嗚呼先生遽如是

而已耶親不顧其存妻子不享其獲生也官不溥其
才死也不及囑其子終焉為善者懼矣誰謂善人天
何鄉先生渙儲周于而家著旌善義疏君子謂先生
之遺也先生生成化八月八日卒嘉靖七月七日享
年四十有七子三昌言昌紀昌述女一墓在三十二
都獅山之原嗚呼古者壽考德先生不壽其身而壽
其後之名匪銘也奚壽乎先生銘曰
誰之富矣而克終譽誰之壽矣而不速朽原憲匪貧
汪錡匪殤達人觀化孰短孰長有泚景止有高仰止
先生之壽青山終始

明通奉大夫湖廣右布政使史公墓誌銘

明黃光昇

公諱朝宜字直之別號方齋始祖諱禡者自寧波入
閩居晉江之平易里歷傳至仕傳以孝行著詔旌其
門復推子盛貴貴之爲戶部郎中仕傳生隲隲生時
泰時泰生宏珂世稱厚德君子宏珂公別號淳菴娶
吳氏以正德甲戌十月六日生方齋公卜者言當爲
聖世高蹈名儒非徒功名富貴士也長補郡庠弟子
員領鄉薦登進士第歷官湖廣右布政使乞致政歸
萬曆辛巳三月十有二日卒于家公配薛氏先公卒

墓南安三十三都雲臺赤崎山之原時虛右壙爲公
壽歲茲卜癸未年十月二十有三日將奉公柩合葬
冢子繼倫率其弟繼伊繼偕等恭奉其升父永州守
禮齋朝富公所爲狀泣而再拜於葵峰懋明子黃光
昇氏銘之余盤辟謝今文人崇詰屈聳牙余效嘖宋
語曷足以頌公德業雖然秉彛之好胡容終默公嘗
自言少受業於其伯父商厓公日講四書周易不襲
時師皮膚說務根極聖賢垂訓本旨翌日荅而未悉
必使反而更思索之復未悉者責之旣悉方與續講
後章自是循循孜孜愈久愈覺意味深長真有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公讀書之法然也公既樂得
書意味遂以身膺而服之自綱常倫理之大以至謁
見取受一事一物之微苟有畔於聖賢垂訓義理間
然不使少加於其身也公弱冠即以儒士應試補郡
庠弟子員士慕公屢試皆高等也競學步其舉子業
公曰是筌蹄耳君等遜志聖賢義理意見既克詞自
足以達之抑士君子立身天地間道德功業職分重
矣奚區區舉業效習為也嘉靖丁酉秋公與弟禮齋
公赴秋闈同登鄉榜然至四上春官阨於數竒公守
聖賢禮義之訓久而彌堅竟不徇俗尚為干有司治
穢殖計也已酉淳菴公患瘡卧床公躬理藥餌時湯
粥扶持起居者五餘月至目不交睫歿而哀且毀執
喪必如禮制遂卜宅兆雲臺之麓且與禮齋公廬墓
讀書者三年不知有世事也壬子冬復偕禮齋上春
官癸丑春同第進士公拜淮安山陽令山陽當南北
水陸之衝冠帶之倫往來絡繹往時卑者槩致阿奉
亢者第極意於其顯且要者餘悉慢置而留滯之公
率性省約品無高下施無隆殺惟應得水陸夫馬隨
至隨與故行客悉以便利為忻而里甲歲節供餽何
啻幾千百計也山陽民貧地瘠賦稅本額重而積歲

雜辦復繁於是民多流移地益荒蕪當路督計嚴急
催徵艱甚公以帑藏備賑飢之蓄遣糴於江南湖北
間招賑其流移者而代輸其所逋負蓋存活淮民莫
可計其數也是時倭奴入寇彌滿浙直淮揚海門之
間公防守封疆保定居民遭值少司空趙文華氏怙
時相寵得請如浙直禱海神退賊所至勞費不貲既
誣殺提督尚書經巡撫都御史天寵復假監督浙直
諸軍事威陵督撫三司府州縣官業賂保命奚啻百
萬計乃過淮時公惟祗應夫皂諸役餼廩常供不至
後時而已趙怒以為慢已既則知其為苦節吏也置

之南計出納繁劇公以廉稱上意擢主計事淮民
號遮泣問母吳氏恙因便道省覲奉侍左右甫半月
遂丁吳母憂時附身附棺躬致誠信禮齋公令永康
奔無遺憾者皆公孝感攸致也服闋還朝補主北戶
部事大司徒掌邦計九邊列藩奏請題覆劇矣而皆
以属于公諸叅度機宜擬議方畧近適一時之便遠
垂百年之守司徒以上無弗當宸衷者於是考最承
恩考妣室氏皆奉寵贈瓊崖遠在海外外守臣相繼率
以賄敗 聖天子方懷南顧憂司銓者遴公以行
或慮盜泉非所以為飲也公誦吳隱詩對之至則悉

掃歷年珍奇之取撫安積剥疲憊之民崇風教以正
酣淫之俗肅官箴以剔貪殘之吏凡生熟黎蠻五指
岐夷罔弗率俾蓋公夙稟恬淡中不自亂素位正已
絕無阿緣故其清風披拂仁澤浸灌如此 聖天

子嘉樂之即拜公東廣按察副使治兵海南公申布
恩信力固岐黎歸附之心更新威令外革將吏玩愒
之弊海洋積寇李茂吳平之屬聞風東遁於是湖廣
商販烏艚橫江往復滄溟之際無復剽掠之患公之
功被百粵如此東吳兩浙遭倭奴殘破之餘民弊於
征調供億方望廉仁安集之浙西嘉湖田則輕重參

錯賦役復繁且急尤費經綸

上乃命公叅政浙

藩分守浙西三郡公罷不急之費止無名之徵鋤絕
書飛洒扣隱之蠹掃庶屬煎銷鉛炭之婪田賦畫一
糧解鼓舞感誦東粵山海盜劇而諸道捕兵率與盜
通村居民家稍給者兵盜合謀佯首罔誣於是民
寃盜橫厲氣充塞而吏其土者復大率為富家計蓋
吏與盜交相為霄將方輿無東粵矣尋以公總東粵
憲惟公正本清源素為粵人所信服故不怒而威捕
兵斂劇盜伏平反大小獄而犴無寃民澄清嶺東西
海南北吏而粵無婪瘴遇入覲期祇以嶺海總憲職

述諸 聖天子命天官卿總內憲者大計之以公
為列省卓異於是元輔張江陵氏欲收士望以固已
寵也屬司銓者擢公為楚藩右轄公曰士各行所志
耳毅然履任公覩江陵規局槩以刑名慘刻斷國家
元氣道不同也尋呈撫臺為請歸休撫臺曰公家雖
貧而楚帑所掌握也惟時時致慇懃意即當交代余
矣公退曰是盜國營私非吾所能也復以休請于撫
臺則復曰渠借重公也來歲大比只為再拔一令公
子即六卿之長惟公所欲耳公退曰是欺君枉法非
吾所能也迺自馳使特疏再疏司銓者覆請得旨回
籍調理且云病痊之日撫按具奏起用公歸高滄小
書室於其陋巷之東仍讀書其中時與禮齋公廬屠
雲臺先塋側以山林泉石為樂有司當道之門足跡
未嘗及也時八閩撫臺楚黃州人公自楚轄東歸且
以理學相雅重或勸公時致通問可藉薦復起宜若
可為也公曰則如勿止止而復仕且援焉非夫矣易
稱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而欲予以羞自承乎竟無隻
字徃復晉尹梁原沙氏公守瓊郡憲海南時門生也
梁時時效恭公第公誦宛丘默示箴意惟以清慎勤
三事諄諄期之而已竟無一語及身世事即渠有致

私厚意但纔覺其顏色遂以他辭域之竟不可得以
私抵也蓋公清貞之節道義之守終始不易如此信
乎盛世高蹈名儒非徒功名富貴士也公享年六十
有八子男凡七繼儒繼倫繼倬繼伊繼偕繼佃繼任
銘曰

公讀書精研悟入兮程伯淳之沉潛也公聞道反躬
實踐兮張子厚之果毅也事雙親死生義備兮包拯
杜羔之孝也宰百里貌瘦項彊兮宓子董令之撻也
陽春有脚而炎海咸熙兮杜詩之守南陽張詠之鎮
威都也三吳剔蠹而百粵洗冤兮李襲譽之巡守江

南周茂叔之提刑廣東也藐權門曳不入兮謝捷經
詎所屑由見幾而作兮泰然與洛江晉水同流龔勝
柳溪梅福之遠安漢公也嗚呼世規穴金若抱榛棘
公獨空匱陶然以適世擁鳴珂澗忍嚙公獨伉直
不阿以隨上下聖賢兮詩書協其比鄰朝夕弟兄兮
山水堯其天真歸封表兮千禩宜子孫兮振振

故考石泉公墓誌

明莊用賓

賓聞之神明之胄百世之後必復其本吾宗自古山
公而上世系殆不可攷以吾父石泉公驗之似戰國
莊周之齋也莊周以生為夢以死為樂以富貴為累

以貧賤為適儒者每詆莊周夫豈能知莊周莊周孔子異法而同達也石泉公之言曰吾在人世久不過六七十十年耳六七十十年之身營營汲汲惟日不足母乃自以生為桎梏或有身後之譏聞而笑曰人身後能有知乎無知而厚而薄而永而不永奚用顧念甚矣吾父之似莊周也居而不蓄一錢時有所得輒費之吹笙彈箏略不為後日毫髮計留妻子告不足怡如也才高而敏以不能繩墨規矩遂棄不復業性喜張弛自便將冠帶束縛之公相弗屑也賓以浙江罷歸賓甚憂吾父父反憂賓而常以言寬譬賓賓常疾

於憤矣非吾父則賓幾不能生以賓視吾父識量大小深淺可知也以嘉靖某年月日終病亟之時妻子環床而泣父無幾微色顧少子至撫其腹曰用晦用晦吾母再強之言張目視之而已死生亦大矣妻子之際人不能為情吾父之於莊周得無根本之乎吾宗若系莊周似不誣也父生於成化某年月日距卒之年享壽六十四子男三長用虛年三十五而夭無嗣次用賓又次用晦卜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葬公黃山之麓隔居宅半里許左十餘丈為長男用虛穴禮宜有銘世俗諛墓之文非所以待吾父也擬實

書之父志也賓之罪也

刑部郎中莊仁山先生墓誌銘

明丁自申

吾泉有君子曰莊仁山先生諱士元君聘其字也先生官不踰五品壽止五十而得稱爲先生也何先生嘗同考天下會試士士之爲先生取者無不以先生事之矣歿而有司狀其行誼以祀於鄉又合於古者鄉先生歿而祭於社之禮則亦從而先生之於稱號宜也先生生晉江青陽里自童年端重不煩父師教詔而言動盡有繩檢閉戶下帷窮探玩索庶幾深潛

純粹之學識者謂爲莊家顏回蓋深器之者至肆筆

成章滾滾萬言神思天授又足多者年十六補郡弟

子員十九應試補廩時督學憲臣皆名公若臨海金

公貴亨婺源潘公清賢溪江公以達先後校士俱褒

然居右選今所梓文論猶爲士人傳誦不廢以嘉靖

癸卯領鄉薦癸丑試春官編脩胡公杰得其文以白

太學士徐公亟加稱賞洎揭榜置名第二雖歐公之

知子瞻不是過也時方試館職先生以濡跡權門爲

耻竟不入選授知廣德州士論稱屈先生爲州原本

經術飾吏而政尚簡靜不擾輕徭省訟吏戢民安每

於農隙料丁壯以繕城池保障完固譏察嚴密時師
尚詔寇中州渡河而南州恃以無恐尤興學勸禮垂
意作人廣德自前守歐陽南野公而後州人以先生
並稱焉孝豐吳吏部稱其仁愛清約於涖任十年之
餘吳公隣郡乃久而猶稱之可知其非阿譽已二年
上考道中聞轉比部員外郎趣赴官值已未會試檄
入簾先生以文學爲柄考者所知雖同考於官階在
後而所得士林君竒材魁易經人服其識鑒焉通所
舉二十四士而泉士若詹君彬王君徽猷黃君襄歐
陽君模與林君九五人前此未有也非先生懸衡至

公有以服士心其能免於物議乎給事吳公時來抗
章劾嚴閣老逮詔獄先生時爲問官將議全貸吳曰
非所以相愛也得免死幸矣改擬謫戍當閣怒甚持
奏四日不下然畏公議不果駁吳公得棲遲嶺外旋
復柄用者先生曲全之力爲多已而轉本部郎中曹
銓預有江西督學之注會當慮囚先生得命東廣行
抵家已有足疾固稽簡書在敬刑獄披閱招移凡死
中求生者若干人用是勞勩疾轉劇卒於高之化州
竟止艾年而不獲稍壽以需大用命也夫先生豐頤
廣額有壽相又寬弘簡默近於仁者仁山乃其自號

要其質與行誠足當之仁者壽仁者必有後而於仁
山皆反是天道果不可知也莊氏之居青陽徙自永
春世有達者為泉中士族最盛九傳至翠山公某其
大父也翠山公舉弘治甲子兩為清縣令人以純德
目之生封大夫公某其父也母林氏教諭準之女先
生生某卒某配某後二年卒累舉子弗育以弟士利
之子維續為後女三人某某其壻也士利以大夫公
之命帥維續將以是年某月某日奉先生暨宜人
之柩合葬某都古陵山之原謂必得信筆以掩諸幽使
後於余念昔承乏留曹先生往來白下獲相過從必

知廣德之政而士利垂涕出袖中一帙乃其從兄金
憲方塘公用賓之狀遂據而為之銘銘曰

豈其必壽河清難俟豈其必傳誰昌厥緒吁嗟先生
弗壽與子俎豆黌宮衣鉢髦士雖嗇于身猶幸有此
明南京戶部四川司主事見洲尤公暨贈孺人

林氏墓誌銘

明陳道基

隆慶辛未余友尤君應復馳書狀至姑蘇其言曰不
孝孤歲辛丑喪先妣孺人林壬子喪先考主事公日
月逾邁未得吉卜以寧吾親寢食不遑茲擬以來歲
之吉祔于霞美山王父母之幽宅而葬焉君幸志之

余以通家之誼舊德之思不敢不文辭公諱麒字國禎別號見洲少有大志篤行力學初授業易媿虛先生之門媿虛為蔡虛齋先生高弟戊子督學吳公仕閱其文大加獎異是秋領鄉薦累上春官不第丁未始就選為山東武城縣尹武城壤地褊小民貧而當孔道流移轉徙幾不可為邑公至問民疾苦條罷不經之費與民休息有巨猾商鳳鳴以其武斷之才為鄉人患縣官莫敢誰何公捕置之法一時善弱賴以保全邑有兄弟相訟壯年罹犴獄至白首猶不能決公出之于庭諭以天性及身故所屬族戚事兄弟感

泣為之聞于當道釋之王少宰之僕干紀害人為公所執彼其雲烟既張機阱自廣衆共危公矣巡撫草亭彭公博廉治狀首叙武城君賢群咻不入清譽益昭蓋公履貞養定已既有得人亦信之如此查盤諸州縣獄多平反每事惟存大體不務苛細與今所稱能吏善逢迎上官意追呼逮繫使人破家亡命者跡所為心鷓鳳不侔矣夏津恩縣故城等邑咸有長吏在焉時當繇諸民群赴當道請委武城君以往公審編差役各得其所當道深喜以為得人即諸邑長亦莫不心服者武城舊患水利不通民多失業恩縣與

武城接壤流禍鄰壑公相度便宜力加疏築流澤及於恩民三年考績撫巡二院交章保留天部上其狀得進階為文林郎追贈父如其官母妻俱為孺人辛亥公以治行優異行取北上圖書數篋選授南京戶部四川司主事赴官至都門一疾弗起嗟呼命矣方公之去武城也士民請配祀東昌守芹山陳公及南都訃至武城士民群聚一室旦夕哭奠公之恩澤入人之深見於去思死哀也又豈今人所能有哉余兩過其邑寔見聞而知之云公天性孝友事父母順志承歡敬對父母如其父母視從弟如其弟撫異母弟

妹婿娶如其子惇倫厚族人無間言鄉評士論其善

蔡之賢哉公矣孺人安溪名族恭順勤性與公一

故其行足以成之凡公事父母處於父母弟妹德美

可稱皆孺人所贊也公生弘治某年某月某日卒嘉

靖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五十孺人生弘治某年某月

某日卒嘉靖某年某月某日享年三十七子某某嗟

夫公位不過郎官而行義明志為望萬夫其名則崇

壽不過五十而三年遺愛人有甘棠之思其身則永

詒其子孫無厚積而清白可延式穀以似其祚則昌

公之所恃以不朽者較諸世人之所得不既多乎銘

日
符與見洲學行鮮傳出宰武邑媿美子游歸葬先隴
正于首丘高山仰止我思悠悠

夫公明南京工部尚書東湖吳公墓誌銘

某日卒嘉祿某年某日享年三十三明林希元

南京工部尚書東湖吳公既葬其子太學生藩狀來
以銘請予辱公知銘予責也公諱廷舉字獻臣東湖
別號也其先嘉魚人國初徙戎居梧數傳至某生英
俊英無子俊子三公其長也母黃氏公以父命為伯
氏後幼雋穎稍長為諸生幾冠掇鄉科舉成化丁未

進士試政夏官即疏地方民情四事宰順德政先教
化脩學校頒四禮以道民邑有宿盜久莫柰何公立
執之凡諸興革罔不以時舉寺鐙傳某有寵三府欲
為營家廟公以病民弗聽舶司倚充貢市葛于縣舊
皆倚辦於民公以非地產婉却之獨市二葛以應七
載遷成都倅治劇發奸官無滯政賢聲益籍以憂去
服除改倅松江上時政二疏清遠盜獮人不能平以
馬司馬文升劉中丞大夏薦進僉憲備兵嶺南討十
三村池水諸峒平之兼理屯饒振頽剔蠹政為一新
逆瑾專恣令天下府庫盡需京師復有偏求使至諸

司承風恐後公既却其求復疏留其財於軍門瑾怒未有以罪也進叅議岷府遣奄市藥物于諸路所過橫黷公發其私瑾積怒命總鎮伺公公復劾總鎮二十餘事遂交構之逮繫詔獄考掠無所得乃以枉道過家罪焉重枷暴之必處以死越旬垂斃以主事宿忠孺諸人營救乃解謫戍鴈門逾月遇宥歸農瑾誅以滇南憲副起公姚源峒賊乘嶮作難進叅政往治之公以誠信撫諭不服乃議征勦往還弗戒因為賊得臨以兵不動賦詩自若賊異而歸之公賄誘賊黨令反戈遂掃其穴置萬年縣賊功成進廣東右轄立

善船貢獻市易法人便守之又定均平省驛適民困

以舒嶺西徭僮煽亂命兼兵備副使專意經畧方面兼官異典也尋陞都御史賑濟湖南民不阻饑辰州土官讎殺積年不解公解平之嘉靖更政進公兵部侍郎上疏自劾以干宰輔居五日調南京工部侍郎徽寧池太安慶饑改戶部侍郎兼僉都御史往賑之遂轉副都御史撫治南畿恤凶歉均糧運鋤強惡植弱善剷除宿弊彰脩禮教凡諸稱貸債利額外供用一切病民之事罷不踰時民鼓舞稱便陞南京工部尚書時年六十有四公謂所親曰余年耆耄平生精

力鼓舞倦矣退休此其時也連上三疏遂歸歸即作
後計手書遺訓授其子居二年以嘉靖丁亥三月既
望終于正寢囊無長物襄事惟艱總制姚公助之始
克就窆御史屠以聞 上憫之賜葬祭公面若老
媪神采炯然容儀不甚脩飭中甚辨才畧雄偉居常
猶夫人及遇盤根錯節人眩莫措已獨迎刃而解易
易爾居官不為苟祿必盡乃心垂惠澤於民故宦轍
所至咸俎豆焉非但賊功之在清遠姚源爾也嗜學
不倦案牘之暇墳籍不去手在順德常與白沙陳公
蕭繼東議論本朝大儒若薛河東胡餘干獨酷信莫

嘗表章其遺言人有一善舍已從之弗悵弗嬖士有
時名者企慕如恐不及一見或當意輒委膺腹至人
人有不善則纖髮不能容外斥罔弗至惟所悅者每
而所惡者衆故特以刻窄短於人衣無重錦食無重
肉食至以數味款洽不為歉其作縣也還往會城不
携多從惟以一隸負行囊自隨每至人必知為吳知
縣也其奉身清苦類如此中丞劉公時叅藩政獨重
之見必款之齋舍與談論知其必為遠器每屬意焉
天下事罔弗置慮非特職分已也夜坐深思每燃燭
達曙遇倦并衣就枕或思索有得亟起書之凡有見

聞必建白時政得失必參議間或被撓弗恨弗阻事
有定見斷必行之雖死生禍福得喪無恤也非其義
雖小弗受既老猶不易介永順保靖土官征調至梧
感公宿惠以數百金為壽堅却之及聞公歿裹糧赴
吊其恩信感於夷狄又如此書再過目輒不忘為文
隨意所到亦合程度詩有白沙風教蓋得於陶鎔云
建東湖書院積古書數萬卷所著奏疏幾卷詩文幾
卷有西巡類稿行于世生於天順壬午月日得年六
十有九先娶馮氏生藩繼娶梁氏無出側室氏生女
朱寧馮梁俱封夫人藩以公蔭入太學墓在梧東界

首山子其向中為公藏右馮氏虛左以待梁公之窆
丁亥之冬月日也家窆三年弗能具禮 上有恩

典乃以償負予官至廣始相成之噫公氣節稜稜若
烈日秋霜獨行自信不苟同於俗志在朝廷與天下
不恤其私故劓虎牙落虎穴生死變于前而不懼筮
仕四十年官至八座不能旬日容于朝人被其衣食
者半天下歸無以潤其身與妻子他諸功業且未論
其大節固已卓然萬夫之表矣世之持雌黃之舌者
洗垢索癥於公或有些許議惡足掩其大者哉銘曰
鬱鬱蒼梧實生豪傑貌也不揚人則卓絕屢抗權奸

清源文獻 卷之十八
剛風烈烈屢平寇亂勲庸掀揭宦轍所經甘棠弗折
百年操履冰清玉潔仁覆蒼生身謀迺拙千載幾人
為公擊節界首之岡允為公穴公其已矣令名不滅
明副總兵寒松鄧公暨淑人李氏墓誌銘

明史朝宜

公諱城字藩國別號寒松其先延沙縣人始祖從
高皇帝取天下有功封滁州衛百戶歷二世調泉衛
譜牒相傳雲臺鄩侯之裔也將軍甲子登武闈解元
不第襲父爵以功授中軍指揮陞廣東僉書游兵把
總通叅將累官提督狼山總兵將軍狀貌魁傑犀

鼻虎形有古將帥畧事母孝謹家貧力學喜賓客所
著有詩集數卷法二王書間悟筆意少事王叅政遵
嚴公講學方伯薛南塘田燕山公暨余兄弟相從筆
研既長就明經試嘆曰吾固將種也不北逐胡南蹂
越此舉何足發吾志哉因習弓馬韜畧與都督俞虛
江公定刎頸交泉昇平日久人不知兵聞山海寇至
輒股慄將軍奉檄捕寇于時晉江同安賴之歲乙卯
倭奴大寇浙直間都督俞虛江與巡撫王公畫曰今
寇攘疆場陷城邑壞村鎮勢且益劇非文武兼資之
帥不濟其湏吾友鄧君乎王公馳書幣至其廬遂偕

使者倍道赴軍門浙東西士民皆人人喜既領兵與賊大戰于徐公山普陀蓮花洋羊山陽戈橋之間斬首三千餘級自是鄧將軍威聲懋著矣松江柘林寇擁衆且巨萬總督公患之將軍曰寇不可玩城當決死戰遂將兵前驅身冒石矢士卒無不感奮者大戰平望江涇自辰至酉大破之餘賊出屯六金壩又擊破之此賊渡河遁俟其半濟鼓譟衝擊又連大破之是時陸寇蕩平將軍慮寇間發具有區畫已而海寇果卒至皆墮將軍計中倭寇相戒無敢犯鄧黑虎將軍也撫臣列其功朝議以狼山重鎮非總兵重臣不

可制曰俞其以通泰參將鄧城總其師將軍新膺朝命方上疏議置舟師適倭寇百船突至將軍舟師不滿四十攻沉倭船無數賊焚舟登岸復陸戰盡殺於白蒲如臯間人咸稱東南奇功云會當事者方恣威福每陞總帥者謝不賞將軍以恩權出朝廷命弗為謝竟被逮下獄將軍既下獄作數百詩以自傷悼賴世宗仁聖獲免落職從雲中總督李公以卒千人破達虜萬餘衆是時興化府陷撫臣以將軍為請尋推閩遊擊將軍至則設水艦多間謀扼其歸路賊之不能奔舟夜遁南塘公得一鼓而盡殲之者皆將軍之

功也然將軍自是勞瘁竟不起將軍慷慨多大畧用
兵能先登摧敵以少擊衆更善犄角勢不為行陣至
性簡易折節下士以故士爭輸策于將軍爰成大名
配淑人李氏有婦德將軍念太淑人孤居孝養備至
惟淑人體之將軍折節讀書攻辛茹苦惟淑人成之
當將軍貴宦祿養不入淑人無北門室人之適當將
軍畏憂死生隔濶淑人有草蟲夫人之貞淑人歿將
軍不再娶是以知將軍之有賢配也將軍生某年月
日年五十六淑人生某年月日年四十六丈夫子三
人銓鍾鍾葬晉江三十六都桃花山之原銘曰

炯其目瞡其腹犀鼻燕額見者伏不知者以為執弓
矢立殿前之虎臣而知之者以為敦詩書說禮樂之
郤穀今其後昆或以武奮或以文擢其將紀雲臺勒
燕然以世其家抑將抽金匱石室之藏以華其國耶
嗟寒松與泚人永斯域

謝氏二世合葬墓誌銘

明史朝宜

友人謝君九思與余論及先世之行事輒扼腕流涕
曰孤不幸生四歲而喪母五歲而喪父吾父不幸生
七歲而喪大母十一歲而喪大父凡今不肖之身所
危苦艱難百死而僅存者以有繼大母蔡氏也蔡氏

之貞心善勞世所知也而吾父吾祖所以陰貽默積以相我后人者世未知也非惟人不知之雖孤亦不能知也孤為子孫而不能辨其先人之狀貌則亦已矣而徽音懿行茫不能舉其畧是孤貽耻於先人也痛其若之何無何則又持其所為表四叙一為譜以示余頓跣再拜曰孤為此蓋內訪之宗親外詢之姻戚而旁及於素所來往檢之故篋而單紙隻字可以想見彷彿者皆意念之所及而薦也譬之抱烏號以求色澤存昌歎以追嗜好猶足以表所亡之萬一今生者已死死者已朽願子為誌其墓嗚呼余觀死生

興謝世所代有惟死而有傳謂之不朽今君之疇世荒愧而措其意於悲哀戚嗟之感聲詞淒滅而肖其傳於杳忽毫芒之內君之為此可謂孝也已按謝氏自潮州守毅齋公以治行聲最食其後嗣傳至于今五世皆以廉潔敦厚世其家聲而默軒公曠抱一公繼宗又加以文雅顯名庠校期於立身揚名有大志而傷于天二氏佐之婉婉貞順無間於內外而相繼以淪者其孤九思所以流涕睽睽而欲為辭以表之也以九思君之刻意如是是必能榮親克宗以成先志而顯其為仁人之報無疑矣然向微蔡氏則二公

雖有孝而不得以屬其終其孤雖賢而不能以有其始則是再世興衰之命係於栢舟一線之存亡而今日九思所以竭情盡慎以追其廼祖廼父者正蔡氏盡節於謝氏之初心而亦九思所以光昭蔡母之職分也斯義也予將以表之於世使家人不幸而遭愍凶之戚則貞嫗慈孫更相為職而後生者死者俱可以無憾也銘曰

惟默軒有志而不享于先惟抱一繼志而亦不永其年二世之荷惟蔡氏是肩蔡氏之德惟宗孫是延川有源兮木有顛二世五坎兮遠綿綿蕪辭兮表其阡

壙誌

弟賢良方正溫允恭壙誌

明溫良

溫恭字允恭予之弟也溫之先太原人後遷河南又遷清源今為清源人曾祖諱宗文樂善好施鄉稱善士祖諱彥道以能詩名有梅窓雋永集父諱天德有德有學孝行孔昭母唐氏允恭性資剛介敏而好學十四歲我父見背十八歲而冠動止敦朴如老成人時予以舉子業自累乃俾允恭授學於栢崖先生陳微仲而能薦志以窮經傳探子史朝夕勤厲手不釋卷習為詩文先生嘗許其有古人意善作楷行書深

得晉人筆法能鼓琴知其音律平生所為詩文皆有遺藁歲丁卯予領鄉薦計偕來京師允恭居家躬養老母具甘旨問起居子職謹謹既而見知閩憲僉事孫公振望辟為社學師設帳於郡城中和堂而能嚴矩度為子弟矜式郡人請京師者莫不稱道其美予自喜其得賢弟以代養也居亡何詔徵賢良方正之士郡守胡公志和以允恭充薦方伯石公瑁試其才藝如所薦以名聞于朝允恭將上道忽遘疾僅彌月齋志以沒景泰癸酉正月初十也距生年三十又三歲取張氏名妙泉年二十七未有子而先一月沒

以明年月日合葬于郡郊東行五里許皇山之下從弟寬適以書聞於余余愴然哀慟成疾皇皇如失左右手願欲一臨其喪但為官家所羈嗚呼吾家不幸遭此凶釁一何酷耶我父早世同胞所出惟二人允恭茲焉又棄我而去俾我焚焚孑立將奚冀以恃我母痛念何日而舍耶嗚呼哀哉吾弟賢而不得其祿仁而不得其壽孝而無其後天果可謀哉然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可也今我弟之生有益於時死可無聞於後耶於是錄其生平學行鐫之于石順附以還藏諸壙中庶少慰我哀感之情云

明承德郎南京吏部主事學泉梁君壙誌

明蔡克廉

君諱懷仁字宅之別號學泉晉江人曾祖隆太學生
祖武榮父黼皆秀才高等未仕而卒母莊氏君生有
異質敏慧絕群週歲識字三歲誦書四歲善草書吟
詩至子史經傳無不能讀時翕然稱曰神童子九歲
而孤十六而貢禮部二十登進士奉命賜歸娶娶陳
氏初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在任三月死年一十
三君無同堂伯叔之親有弟三人懷義懷禮懷智禮
先君數年卒君之卒也懷義秀才文聲籍籍起庶

以繼君而不幸又卒義之卒也懷智亦且馳聲賢序
不媿伯仲之間而又卒嗟乎哉君於是無兄弟而黼
公無子矣君又無子一女許聘莊僉憲用賓之子某
其諸兄弟未有一息嗟哉隆公武榮公亦且無後矣
方君之少也有神童之稱則閩中人士竒之其登名
禮部有才子之譽則天下人士望之其生也人愛其
才視其文章翰墨如璵璠結綠世所希覩片言隻字
必爭取珍藏之雖兒童走卒無不識姓名者其死也
人惜其壽也自臺省部寺九卿百執事以及遠方州
郡之吏莫不嗟咨痛悼謂天之無意於斯文也而咸

賻以金帛輓之歌章以扶其喪始武榮公黼公相繼
淪喪人謂積善而不食報既甚悲之然猶冀其
意於學泉君之身既而舉進士立朝方稍稍謂天
道之可以知而詎意其更不可知如今日也君之
族屬單隻義未有可立之後者而君死且有年不
忍久無所歸廉則與莊君用賓謀以嘉靖癸卯年
月日葬君本邑碧湖山之原予自十歲時與君為
文字之友後同年舉進士並請歸娶君為南吏部
主事時病且亟余適以主事改南相見八日而君
不起寔殮君君之旅櫬歸鄉未能葬者十二年予
適以不孝在制葬觀之餘則又葬君交游蹤跡之
巧生死契誼之深其中若有以相之不偶然也
所愧力薄於君後事多所未盡未敢自附巨卿
死友之義冥冥之中負此良友尚俟族屬有人
倫序應繼為君立嗣以綿宗祏豈忍終絕也
其在司封所著有國朝功臣年表三冊讀史日
抄數十篇詩文數百首余已次第收拾將付梓以
傳諸世至如德學行義之詳則當請之當世能
言君子詳之銘志以闡幽光日月有期謬輯未
就姑次其世系生卒刻石而納諸幽嗟哉予何
忍記吾君哉

神道碑

宋守尚書兵部侍郎少保諸葛公神道碑并銘

宋傅伯成

淳熙十六年春孝宗皇帝既勸于勤將以神器授于
聖子顧瞻廷臣求可在侍從為異日宰輔之儲者兵
部侍郎諸葛公時以工部郎中言事稱旨上喜頷謂
公曰卿人材磊落議論正直當為國家立事即日擢
起居舍人實光宗皇帝受禪前二日也繇是登嗣掖
貳夏官且將大用矣而遽以不起疾聞上臨朝震悼
對宰執稱惜者久之士大夫皆謂兩宮之眷如是而
公姿容重厚審於是非之辨持守堅正其學又足以

謙微慮遠使天假之年必將為輔佐名臣不幸不克
究其功業此則有命也已公諱廷瑞字麟之世系出
自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丞相武鄉侯亮之後也十八
傳至高祖諱安節河南鄧州南陽人任福建轉運判
卒于官曾祖諱卯弗能歸迺籍于泉之武榮祖諱升
隱居不仕父諱季文以行誼文學聞于時家貧授徒
以養嘗著六經諸子解有益後學樂道人善如已有
之人知其必有後矣以公登朝累贈至朝奉大夫公
其長子也少穎悟博覽經史百家之言為文下筆不
能休鄉校推重焉擢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漳龍

溪尉邑多盜公待下有恩出輒獲以賞改承奉郎知
建寧府崇安縣事俗強犷號難治歲少不登輒剽掠
四起公在任踰年水又踰年火民多饑貧境有相槌
欲為盜者公告于郡及部使者出斗斛緡錢賑業之
且示以首惡必誅之令邑竟以無事邑人感公惠祠
而祝之丞相王文定公時守郡與轉運使者具以政
績聞有旨堂審差主管官告院官省改通判明州未
赴丁外艱服除通判池州倖權與守迫懦者避事強
者侵官公一以至誠行之有不可即委曲開曉郡以
治理秩滿知惠務令可行擇而行之又言國朝以經

術詩賦取士比年在前列者率經生乞遴選主文官
兼用經義詩賦庶人才各效所長上意甚悅未幾宰
執因擬即官上曰如諸葛廷瑞亦可除即宰相以郡
守不久對上曰雖不久畢竟曾作州朕前日見其人
物議論可嘉遂除工部員外郎陞郎中金人遣使賀
正己差館伴使尋改命公蓋親擇也竣事入對公引
賈誼有流涕之書魏徵有漸不克終之戒文帝太宗
不害為明主今朝廷清明百度惟正然而敵國未亡
水旱時有不免上勤聖慮因言講武備擇將帥備蓄
積及知人聽言等數事又言邀駕訴事非實省部給

告稽緩之弊上從容顧問俱可其奏蓋公容止詳整
敷奏明暢其言不為詭激又皆可行一再奏事被知
已深此其所以進也既任柱史光宗嗣位金人有大
喪命公使弔祭以使事與其副偕辭公奏前者高宗
升遐虜來弔喪純用吉禮非可效比堂帖下又只云
備紅鞋黑帶過界審度而用萬一虜恃其強欲以其
國之禮加我當豫討論中節則使臣可以死守上云
天下事惟理所在卿等過界但存紅鞋致虜闕足矣
越境虜使果以三節人紅鞋為言公云皇帝新即位
聞北朝有大喪不待報哀使至先遣弔祭禮意不為

不厚一事一物皆討論而後行凡弔喪但弔者更衣
僕從何與方爭時虜使聲色俱厲公徐折以禮語遂
塞及抵汴至涿其爭如初公不為動泊入燕闕則三
節人悉易黑帶以入虜始服謂中國有人動不失禮
威不可屈既致命虜以例勸燕公語以弔哀而來勸
侑非禮也不受虜加愧焉使回入見上獎諭曰卿所
處悉皆盡善公稱謝時臺中久缺侍御史宰相取旨
除人上曰如諸葛廷瑞端正靖重可居此官宰相以
親嫌對命寢未幾無權吏部侍郎進起居即上疏言
兩淮藩籬不固法禁不嚴措置民兵規畫屯田關防

銅錢過界皆未見成效臣以為經理兩淮他無長策
惟委任得人必有能辦乞詔侍從臺諫於文武臣中
各舉所知可為沿邊監司郡守一二人以待選用又
乞令見任人條具禁銅錢出海利害及乞將提舉市
舶官依守臣例上殿庶可詢其材能事付三省施行
適詔左右史帶脩新舊起居注公以記述繁浩遂懇
辭侍右兼職紹熙元年三月兼權中書舍人未幾宰
執進擬權侍郎者二人御札付三省併命公為真公
在後省不久侍事雖微涉於啓倖門者皆請罷之為
誥典實溫厚人以為得王言之體公夫人聶氏故相

國陳正獻公夫人女弟也留衛公方當軸其子亦娶
聶氏女公以時相有連不宜在封駁地故累抗章求
避丞相亦乞徙公上曰諸葛廷瑞老成端重不必改
易似此親戚人誰無之再辭上親批特免迴避辭不
已改除權兵部侍郎公上疏言陛下登大寶以至于
今宵衣旰食日與大臣圖事天下固已知聖德之高
明而所謂聖功之光大則猶未有所興起先正司馬
光在仁宗朝獻五規其二曰惜時臣亦願以愛日為
陛下獻又言貴戚用事未有不害于家凶于國漢唐
以來歷歷可鑒真宗時如駙馬都尉李遵育閨門之

怨雖有才望未免貶竄仁宗時後宮親如張堯佐寵
任或過群臣亦交章論之陛下臨御肺腑之戚未嘗
假以事權行事或冒典憲必加竄責除授或違公論
隨即寢罷臣願推廣之俾各保其爵祿無高危滿溢
之虞則宗社幸甚公列侍從僅歲餘所上章奏上每
嘉納未及大用紹熙改元十月己丑以喘疾卧家疾
革謝事遂以朝請大夫守權兵部侍郎致仕卒享年
六十有二卹典贈大中大夫官其子二人賻璣金帛
調其喪喪歸道經崇安父老挽轎車而哭者以千數
曰此吾邑故宰諸葛公也相率為浮屠法事以追報

之亦可見公之治民獲其心已後公以子升朝累贈
金紫光祿大夫聶夫人治家有法度清脩勤儉好內
典後公三月亦卒享年五十有六封碩人累贈安康
郡夫人三年九月甲午諸孤奉公與夫人之喪合葬
于南安縣楊梅山之原從治命也子男四人直清為
朝散大夫主管華州雲臺觀禮未仕而歿應祥故文
林卽廣南東路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潤痼疾不仕
女三人長適承務卽陳惟慶次適將仕卽傅伯拱後
公歿次學浮屠氏孫男玠珽琰璋璫琳璉珂皆業儒
琳早世珽今為迪功卽新福州古田西尉孫女五人

承事郎顏虞老脩職郎新吉安太和縣簿陳挺進士
黃仁甫其壻也二人祝髮為尼曾孫男女八人皆幼
既葬三十有五年其子直清始以公行實來諭曰先
君先夫人早棄諸孤歲月既遠而墓隧之碑未立今
先君所與善無復存者獨公有一日之故敢以為請
伯成年老病侵舊所聞見廢忘十已八九猶記淳熙
癸卯秋先公屬疾且革公來別命引公卧內執手謂
公抱負如此必即為時用善自愛且以幼弟為屬蓋
公已許仲女歸之矣比公入西掖首以伯成姓名應
舉代之令愴念先好辱出門下今幸未死何敢以老

惟公端莊而樂易寬博而沈確正不矯俗和不諛
隨聲色玩好澹然無營平居簡默言若不出諸口至
商榷古今是非燭然不可移奪嗜書無不讀所為文
法度森嚴一出於正居家時間與鄉之名人過從詩
賦相賡酬至數往返見者服其工天性孝友人無間
於父母兄弟之言稱人之善惟恐不及所薦引多有
聞于後歷事兩朝無指其瑕者論議之文和緩不迫
然切於事情皆時務所急中興三宗稽古好儒緝熙
之學群臣萬望清光講筵進故事幾於具文公獨以
近臣獻替為職朝廷闕失可以疏諫然救於已然不

若先事啓迪故光宗踐祚初首授中庸知仁勇與司馬溫公仁明武之說以進且曰三者非行之以久終之以不倦則有時而虧有時而損而怯矣光宗英明果斷近習斂手獨潛卽舊僚有因干政黜于外者公懼其將復入則援李絳吐突承瓘事以進曰君子難進小人難退憲宗任杜黃裳而蜀平任裴度而淮西平可謂知人善任使迨於李絳承瓘迺迭為出入卒使承瓘獲志皇甫鏞程昇皆由以進致隳盛業有國者當以為鑒其疏言張堯佐李遵育事為貴戚之戒亦猶是也人皆以為難光宗顧公厚每欲處公要官

公輒引親嫌辭留衛公亦數為公言而光宗欲大用之其不至於丞弼可不謂之命與公未病前數日書勉其子曰臣子之道莫大忠孝忠孝苟虧雖有他長皆不足稱亦可以見公心之所存矣伯成既受知公之卒雖久行實所載猶可考其證故特刪其繁補其所缺而系之以銘銘曰

士抱所學委質事君或遇或否匪我而人亦既有合詢謀考言不究其用匪人而天公以儒奮厥聞四馳振羽將翔甫浙于達孝皇勸勤將異大位敷求端良以昇聖嗣公在周行敷奏造膝義則不訾言必可績

帝曰汝嘉勿遠伊邇記注螭頭職是右史光皇御極
始初清明聖父有訓疇敢弗承抗擅承命載筆納忠
禮折天驕謨東帝衷近臣盡規有闕必諫婉或近諛
直或疑訕近諛匪正疑訕徇名優游懇款言廼必行
尺璧至寶連城莫鬻一指其瑕隨箱于櫝公祀三紀
粹潔夷易靡激靡詭不磷不緇棟將隆矣誰則折之
鼎將實矣誰則缺之匪人之為天實奪之武榮之兩
山川逶迤劔化相從謨謀著龜佑爾孫仍福其永綏
墓表

贈承事郎監察御史詹君墓表

明張岳

武皇之將巡幸尚內畏兩宫外憚大臣臺諫有時騎
馬至東西華門閤者伏馬前諫不可為回轡者屢矣
丁丑秋七月始馳一騎從近幸數人徑至南海子都
下洵洵部院臺諫詣海子跪門請回蹕 上遣從
者慰遣示以回期至期衆又欲往大臣有為鎮靜之
說者揚言古天子以四時巡狩况南海子邇京師
祖宗時常臨幸 上一出即洵洵如是徒搖人心
不如無往衆乃止是年冬幸宣府明年幸大同又幸
榆林則莫敢有諫止者是時宸濠逆械已成以重賄

賂左右嬖近盡 上南幸傳者謂濠將以輕舟伏

甲卒迎駕江上變且不測已卯春三月戒行有日吏

禮兵刑四部及翰林院先具疏列名詣闕下伏留甚

懇 上怒罰令跪門五日已而行人司繼之大理

寺繼之工部主事三人又繼之 上愈怒禡繼上

疏者衣冠械鐐手足下獄亦罰跪四月九日杖之于

獄中越五日又杖于闕下余時備員行人司同僚上

疏者二十人其七人杖死而詹君敬之與馬敬之為

人開爽磊落長身美鬚再熟於世故每論天下事

輒抵掌明切如丹青其科目資望又獨先同僚

不推服之聞其死尤為之痛悼初 上頻歲巡幸

無諫者而南巡即群伏闕死諫頗為感動故自敬之

輩死後竟不言南巡事已而宸濠逆械發覺詔遣勳

戚重臣往鞫之濠遂發兵反 上震怒召大臣議

出師致討而濠已就擒江西當是時都城內外籍籍

言幸不南巡如宸濠江上謀遂或四方莫知乘輿所

在訛言相煽搖其為變豈可遽弭哉今 上即位

首詔贈敬之與同死皆監察御史蓋以未官言路而

死諫故卒以所能盡職者官其志云父母妻皆贈如

敬之官賜祭錄一子太學皆異數也國家養士百五

六十年

祖宗

列聖優假成就始終正德間

權姦繼起用事士大夫屢起與之抗或列名或獨諍
 雖貶黜死亡而氣不少挫最後變起宗藩連結左右
 嬖近之臣謀深而事秘非諸公舍一死以諫人心蓋
 岌岌矣古人有曲突徙薪之譬若敬之死謂非繫天
 下安危成敗非也敬之死時年四十四其再從叔父
 瀚為刑部主事亦以諫受杖幸不死為經紀其喪主
 事君今為浙江左布政而敬之所錄嗣子曰貞亦授
 南京光祿寺署丞謂余與敬之同官又同事知其狀
 最詳以墓道之表見屬于余嗚呼敬之平生為人故

太史石潭汪公銘之詳矣余獨懼後世謂敬之止於
 一節死諫而不知其所繫天下安危成敗有如是者
 故特為書之使後尚有述焉

明大理寺評事贈太常丞石峰林君墓表

明張岳

正德己卯春三月辛亥

武皇將南幸中外洶洶

危疑廷臣交章諫

上怒責先諫者跪外廷待五

日罪止來者勿敢諫丙辰行人司繼上

上愈怒

群粹去下詔獄翌日大理寺闔寺繼之又翌日工部

屬三人又繼之

上讀奏怒如行人司加甚命鎖

項械手足暴廷中五日復繫詔獄待後命是時余備
數行人司同年長樂林君質夫為大理寺評事質夫
長余十歲稟素癯繫械出入神氣閒靜無異騎從出
入棘署也越四月壬申杖于獄又越五日丁丑杖闕
下質夫兩臂無完肉流血漬街砌竟杖息微微弗續
昇奎同年刑部主事鄭君與聚舍遂絕就殮焉余時
卧瘡不能視質夫之殮而親見其死狀為之伏枕流
涕累日是夏六月余謫南京國子監學正便道省視
乃携質夫喪偕行至延平付其子逢春歸葬質夫為
人忠孝沉默心事瑩明無一不可質諸鬼神其事

居家孝友恭儉與人信詳刑謹細不以一字苟喜怒
於人可謂賢者當質夫未死時士大夫知質夫者大
率謂其清脩雅飭為善人而已及其勇於赴義臨死
生而志不懾氣不衰然後知其浩然有烈丈夫之風
非止世所謂善人也黃後峯伯固於質夫分素淺在
獄中熟察其所為私謂余曰吾取友幾徧天下乃近
遺質夫蓋將委心焉然質夫死未幾伯固亦死天於
賢者氣數何如也今 天子即位贈質夫太常寺
丞遣官諭祭錄逢春入太學授光祿署丞轉九江府
推官陞署正逢春嘗以墓表屬余久之未能作甲辰

冬余撫江西逢春由九江將之光祿任謁余別復申
前請嗚呼同質夫時諫者百數人械繫詔獄者三十
七人死者十一人自己卯至今二十七年械繫所存
二十六人者惟余強顏苟祿而已霜雪雨露無往非
天甘苦堅脆萬物各以其生質受之為變不齊然莫
非天之道也於天乎奚有欣戚質夫之全歸與逢春
之成立皆可以自信而無憾矣故書以授逢春使歸
刻之石以示後世之欲知質夫者且慰九原之志云
質夫名公黼別號石峰死時年四十四墓在長樂縣
某鄉之原配某氏子一即逢春嘉靖甲辰小至日書

張毅齋先生墓表

明王慎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必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享
於安而其處之也為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
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
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為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
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
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
職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
身從於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閑其忠而不得
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

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為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至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由其國敗君出故彼有以著節而成其名也國大不幸而死者以其自不幸為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効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掩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為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塞權璫王振寔倡親征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備

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周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深斥近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尤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為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本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犬羊悔禍化逆為順群執羈絏御銜糜奉車駕還都鸞鈴不爽節塗鞠無脫者而國勢尊鞏曾靡障碑成壘之隳蓋國之大幸也嗟乎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

議見沮而後輕入胡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
而言誦於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遠諫廢卜之怨且快
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仕黽勉職業守潔而行
高仕十三年猶為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
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崔之詬公獨踐必死
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為苟遁以求全嗚呼
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
而傳之者當與庾珉王雋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
之講纂公者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
者亦不當與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
所當而各因為之揜也公之存不為晉臣衛人之詬
而一意於國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慊其期
於安國之本懷與存君之初志烏以名不得列於昔
之死君者之間為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
其始從公之族孫鄖西君謙得聞其事相與歔歔慨
歎想見其烈而余又有感也余嘗好觀國朝故事竊
窺英廟實錄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
事烈而其名揜為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
固當書也孰知其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在史氏記
則其名殆將沒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公出

故都憲王節齋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
有石不可以不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
奎始歛衣冠而塋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顧懷
齒髮骼齒化為朔隴之驚塵以從飄風其混於沙礫
委蔓草而啖烏鳶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英昭
爽必且飛揚悽愴睠故都而棲舊里附衣冠之潔莊
而常遨遊於鄧山甬水之側則亦何以異於全歸而
深藏於此年運而往木拱且抱藁葛施石而狐兔穴
室散豎樵子頑惰不靈將有箕踞嗥跳於其上而睨
草木以為薪樵之資胡以嚴徃烈而象幽光寧獨其

蒙孫子之惑且愧而已惟刻詞于石以表於其阡處
其免夫子謂公之魂氣既常棲遊於茲阡土魍木夔
猶知呵庇崇護而不敢狎而永免於岡阨石泐之患
然以其烈如此而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
陋如某者非張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
當絕去城郭在遼墟榛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
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其
斯人之墓忽焉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
罪也至於時移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
不為風霜之所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蒼蔽翳

之中模而傳之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
震耀誼說播為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
沒於後則吾黨之所圖庶不為無益於是為撮其事
而論其意書以授鄖西君使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墓碣

明宣義郎湖廣按察司經歷府君墓碣

明張岳

嗚呼經歷府君之塋於是百二十餘年歲月滋遠碑
表未立不肖大懼先人盛美遂至失墜無以示法後
世顧府君官階於舍式得立碣墓前敢敬題其碣上
之額而繫其下方曰府君諱祖字彥宗以字行系出
唐始興文獻公弟殿中監之後唐末有崇紀者始入
閩其子瀾字清溪為王氏漳州刺史居錦田後遷延
壽里香山下代有聞人至府君大父性祐公仕元為
昭信校尉泉州翼百戶生考景壽公以至正丙申五
月十日生府君府君生十三歲而祖考相繼淪喪無
旁宗族獨奉母孺人煢煢以居是時國兵初定閩中
改元洪武法令嚴覈繩吏之法尤峻憚應役者邀府
君斬右大指以自絀府君疑之入白孺人孺人不可
語府君盡去之法可避指斬不可復續府君遂避去

未幾斬指事覺詔逮捕成邊犯者告言張某始與某輩約如此并逮府君久之不能得也會天變肆赦事解府君乃歸鄉井自昭信公沒張氏益衰府君一去室中空無人至繫馬檻牛毀斗桶以為薪者府君歸默然也念非力學無以樹門戶於是折節讀書業儒者事建議者謂吏非有恒產故不自愛而輕犯法令民田八頃以上家擇子若孫一人為吏詔可或言府君家有田八頃者縣檄府君府君執卷奮曰吾而吏邪麾其檄弗受縣言於按察使者以其檄來府君往因弗受如縣使者熟視之曰君我輩中人也毋辱於

縣遂挾以去積年勞注選吏部得番守知事出為湖之安吉丞清勤自持秩滿考功閱功簿命丞得滿九年無過者若干人以最轉湖廣按察司經歷行至吳橋縣卒旁惟一子扶喪歸時未樂已亥四月十日也嘗聞父老言 國初吏於官者遠或數月近一月

率拏繫以去家人夜中聞疾驅聲輒相顧驚愕見舉火以為兵吏至也各鳥獸散不止府君吏憲臺夜中從數騎歸未至里許家人遙見煙光大驚獐徨出走府君入門徐呼之乃稍稍至喜極而悲相顧垂泣蓋不肖嘗見鄉人墾蔬圃下有頽基破甃問之曰噫某

人故宅也昔吏也又見鄉人配丁從戎徵發及孺拜
問之曰噫某人子孫也吏而戎也斬指而戎也噫彼
其多行不義禍其身而餘殃及子孫耶抑無以致之
悉遭其時然也府君非其時耶能以功名終再振厥
家以至今日而卒異於彼者必有以也府君嘗恨業
儒弗遂而心獨不能已仕宦所至必親友其賢士大
夫講究磨勵故其行事根於義理者最多顧名位弗
融澤未究於生人世罕有知之者其辛勤一生以煦
育覆庇我子孫者又以寢遠而將忘之夫世之知不
知庸君無與爾也若子孫而或忘父祖之艱難既

亦幸峒蠻不相逢我愧古人化未必義和鞭馭忽
沉冥冥四野各相失征夫一步一躊躇茅底蟋蟀鳴
唧唧忽聞遠遠有人聲交口連呼方我即問村遠近
都無言生怕村徭來呵責再三溫慰遣之行不擾何
妨宿半昔村中引到已三更昏昏索睡無床簣童僕
饋我我不殮藉地措躬聊偃息村中無巷亦無門有
牛幾頭馬幾匹須臾溲濇一時傾但把衣衫來掩鼻
粵西之道噫吁戲詰旦長途又涉陟此心於我却無
尤素乎夷狄行夷狄



